



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假樂嘉成王也

○假音暇假樂四章章六句○正義曰

也經之所云皆是嘉也正詩例不言美以見為經之正因訓假為嘉故轉經以義且承上篇為次以其能守成功故於此嘉美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

假嘉也宜

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

○

云顯光也天嘉樂成王

毛詩疏

十七之三

後古明

有光光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申重也云成王之官人也

羣臣保右而來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勅之如

舜之勅伯禹伯夷之屬右音又助也假樂至中注何重直川反之正義

曰言上天嘉美而愛樂此君子成王也以其有光光

然明察之善德宜於民而能安之宜於人而能官之

以此能受其福祿於天是天嘉樂之也官人之事王

政尤重故又更申說之言王所以能官人者待羣臣

相保安素相委知乃自佑助而共舉之成王乃後命

用之既用之為官又用天意申重戒勅之此其所以

官之得其宜也假樂至官人正義曰假嘉釋

詁文民人散雖義通對官有別舉陶謨云能安民能

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文與此相類故知宜民

宜人是宜安民宜官人也顯光至於天正義

曰顯光釋詁文下言受祿于天則嘉樂者是天嘉樂

之故云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光光雖為總辭

安民官人即亦善德之事也天不筆自治下民立君

以治民治民得宜則天降之福故云皆得其宜以受

福祿於天申重正義曰釋詁文也成王

至之屬正義曰官人之事王政尤重上文既言宜

人故云成王之官人羣臣保佑而來之保安也佑助

也謂能相委知乃相助薦舉成王得其所舉乃命用

之又用天意申勅之堯典云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

熙帝之載使宅百揆堯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汝往

哉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

伯汝作秩宗既命羣官其下總云帝曰咨汝二十有

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是舜勅伯禹伯夷之事也兪

曰是保佑也兪往是命之也亮天功是用天意申勅

之也其事與此相類故云如舜之勅伯禹伯夷之屬

彼所命者猶有垂蓋夔龍之等引之不盡故言之屬

以包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宜

之

君王天下也



云千求也十萬曰億天子億億諸侯

皇皇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

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為諸侯或為天子言皆相

勗以道

○宜君宜王一本宜並作且字勗香玉反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云愆過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

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

○愆起連反

正義曰言成王

能行光光之善德宜安民官人以此求天之祿則得

百種之福子孫亦勤行善德以求天祿則得千億言

其多無數也子孫以勤行得祿之故所以穆穆然皇

皇然宜為諸侯之君宜為天子之王言其相勗以德

上天福之常作人主保其邦國也又言成王所以蒙

天之德澤及子孫者以其有光光善德勤行之不過

不遺忘志唯循用舊典之文章言能遵用周公禮

法故得福流于孫○宜君王天下○正義曰君王

別文傳并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總而釋之言宜

君者宜君天下宜王者宜王天下君則諸侯也亦以

天下言之者以其與此天下之民為君其國亦在天

下之中故同言之○下求至以道○正義曰于求

釋言文十萬曰億古數然也天子穆穆諸侯皇皇下

曲禮文也求祿者必行善求之以文承上章故知成

王行顯顯令德求祿得百福也知非于孫之數有千

億者以此美成王能行善德不美其子孫衆多上言

毛詩疏

卷十七之三

及古開

後故知是周公之禮法也以其一代大典雖則新制
承為舊章也周禮六官所存者五天地夏秋四官皆
以正月之吉懸其所掌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哀
三年左傳曰魯災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
藏象魏曰舊章不謂是謂周威儀抑抑德音秩秩
公之制六典之法為舊章也

無怨無惡率由羣臣
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
云

一抑抑密也秩秩清也成王立朝之威儀致密無所失

教令又清明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循用羣臣之

賢者其行能匹耦已之心○惡鳥路反又如字注同朝直遙反織直致反本或

作致行○疆居良威儀至之**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疆居良威儀至之

為言成王立朝之威儀抑抑然而美也其道德教令
之音秩秩然而有常也以此之綱為天下愛樂無有

答怨之者無有惜惡之者又能循用羣臣之綱也
志者謂臣有賢行能與已為世則取其謀慮而依用
之以此之故受天之福祿無有疆境常為天下四方
之綱言常為君王統領天下○鄭以為王立朝之威
儀抑抑然密緻無遺失其教令之德音秩秩然清明
無所壅滯故為天下樂仰餘同○抑抑至有常也
正義曰抑傳以抑抑為密則是密善故所以為美也
釋詁云秩常也故以秩秩為有常○抑抑至之心
○正義曰抑抑密秩秩清皆釋訓文以此詩美成王
之德下云四方之綱則是為政之事故知講立朝之
威儀也織密無失謂舉止詳悉事無非禮教令清明
謂下民寧靜無幽不燭有儀可愛有德可慕故天下
皆樂仰之其行能匹耦已心之綱之紀燕及朋友
者謂羣事允當與已志合也
朋友羣臣也
云成王能為天下之綱紀謂立法度
以理治之也其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樂族人而已

音音朋友羣臣。正義曰此美王能官人又言天
 家君亦是弼臣為朋友也。○成王至而已。正義曰綱紀者以結網喻為政故知謂立法度以理治之言燕及則時復及之非常燕也禮有族食族燕則王燕族人為常臣則有功乃燕是燕臣為非常今美王恩之隆而云燕及朋友明是以族人之思及之故云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族人而已。百辟卿士
 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暨息也。云百辟

及羣臣羣臣故皆愛之不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
 息由此也。○辟音璧注同媚眉備反注。暨息。○
呼息為咽則暨與咽古今字也。○百辟至有事。

正義曰烈文云百辟其刑之對四方其訓之則百辟
 非四方故為畿內諸侯以此百辟卿士文相對故分
 之為二烈文唯有百辟無卿士之文則百辟兼卿士
 矣故彼箋以卿士解百辟明百辟之中可以兼之也
 月令仲夏享祀百辟卿士云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
 下若旬龍后饗之類亦以其文具足故言以下明古
 之王朝之臣有功於民者皆可以
 祀之非獨上公意亦與此同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

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云公劉者后稷之曾

孫也夏之始衰見迫遂遷於豳而有居民之道成

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反歸之成王將蒞政召公

與周公相成王為左右召公懼成王尚幼稚不留

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深戒之也

○公劉王

云公號劉名也尚書傳云公爵劉名也王基云公劉字也召本亦作邵上昭反後皆同流音利又音類力迫反夏戶雅反下夏公劉六章章十句至人同少時照反相息亮反是詩○正義曰作公劉詩者召康公所作以戒成王武王既崩成王幼弱周公攝政七年而反歸之今成王將欲蒞臨其政召公以王年尚幼恐其不能留意於民故戒之以治民之事美往昔公劉之愛厚於民欲王亦如公劉而繼是公劉之詩以戒成王此與洞酌卷阿俱是召公所作而為此者厚民之事人君之急務故先作公劉非有道德則不能愛民故又作洞酌言皇天親有德譽有道欲王之備德行道也君雖有德不能獨治又作卷阿成王使求賢用上也按卷阿末句云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自言作意是

總結之辭則三篇次第元是召公作之先後詳者如其意而次之敘亦以其一時之事故於此詳之信成王將蒞政而獻是詩明于兩篇亦尋將蒞政之時與獻之也獻者卑奏於尊之辭召公臣也故言獻國語曰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是也鳴鶴序云以胎王者周公自達已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已情所獻見故文與此異也公劉之享於民經六章皆是也言成王將蒞政以民事序其作者之意於經無所當○公劉至武之○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密不密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木封於郤非有所追不應去國適幽公劉有道之君天子不應見逐故知以夏之衰始見追逐而遷於幽也譜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則夏之始衰謂太康時也去中國而適我其則是不為天子所助下筮以為夏人追逐蓋是王朝之人以時衰政亂疾惡有道故逐之也按譜以公劉當太康之時章昭之注國語以不密當太康之時不密乃公劉之祖不應共當

毛詩疏

卷之三

六

及古

一世夏氏之衰太康為始太康禹之孫公劉不第
之子計不第宜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論諸欲言
遷商之由遠木失官之世不第以太康之時失稷
官至公劉而宜商其遷商之時不必當太康也又
外傳稱后稷勸胤十五世而興周本紀亦以稷至
文王為十五世計及夏殷周有千三百歲每世
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
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
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若使此
言必非虛誕則不第之與公劉彌是不共世太康
之後有非虛誕也亂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蓋太
康始衰之時不第失官少康未立之前而公劉見
逐也而有居民之道經之所陳皆是也成王始幼
少康公居攝政者鄭以全滕之注差約之以為武
王之崩成王年十五及歸之成王年二十一成王
政元年成王年十五及歸之成王年二十一成王
將攝政其年二十有二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為左
右謂作上公為二伯分陝而治周公古書序云周

公為而君公為保召公不脫非君與與此何時也
鄭不辨公劉是名是字王肅云公號也劉名也王
基云周人以諱事神王者胎百世召公大賢出自
姬姓稱揚先祖盛德之君而舉其名不亦違於禮
乎其意以為公劉必是字也計虞夏之時世代尚
質名字之別難得而知世本史記不應皆沒其名
而盡書其字以之為名未必非矣鄭以姜嫄為名
詩人亦得稱之何獨公劉不可言其名也周人自
以諱事神於時未有諱法給祭之及羣君未能重
於先妣何當詩姜嫄而怪公劉王基雖連鄭未必
然也王肅以公為號猶可焉何別后稷至於大王
十有餘世雖三人稱公何故三君特以公號豈餘
君不為公也若為名單而以公配則古公祖緝者復
三名而加公矣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
于囊思輯用光

追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
邑於商焉通場廼疆言脩其疆場也廼積廼倉言民
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囊夫曰囊思輯用光言民
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 **云**學乎公劉之爲君也不
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部國乃有疆場也乃有
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爲夏人追逐已
之故不忍鬪其民乃裹糧食於囊橐之中棄其餘而
去思在和其民人川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 **場**
音亦
裹音果籛音候食也字或作糧糧本亦作糧音良糧
也囊他各反囊乃師反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囊

翻音巢又上立反難乃且反積子智
反委於馮反爲夏干僞反又如字 **弓矢斯張干戈**

戚揚爰方啟行 **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束其干

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 **商**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

國焉 **云**干盾也戈句矛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部

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而行

明已之遷非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 ○戚七歷反
鉞音越從才

用反又如字音字又作備順允反又音允句音鈞卒
尊怒反下餘卒士卒皆同爲手僞反下非爲爲公劉

皆焉 **商**爲公劉至啓行也毛以爲專於民事乎此公
同 **商**劉也乃能匪以所居爲居匪以所安爲安言

不顧已之安居唯以利民爲意又言其不顧安居之
事公劉之在部國乃有疆界言其有田疇

事公劉之在部國乃有疆界言其有田疇

之業乃有委積乃有國倉言其有穀食之資有田有食深可安居乃以不忍鬪其民人之故遂棄此疆場積倉乃裏此糧食於此囊橐之中委其餘而去是其不以安居為安居也公劉所以必為此者思使民人相與輯睦不欲戕鬪以殺傷之用此以九顯已德於其時故為民而不愛物也其發節國之時弓矢於此張之又乘其于文成器之兵器暨其師旅而出乃告其士卒曰我為汝方開道路而行其民以此之故而從之至極是其愛厚於民也至全當念此公劉厚民之事而留意於之○○節唯以用光為光大其道為子孫之基大意亦與此同○○節厚至於焉○正義曰篇厚釋詁文后釋封於節至公劉而始遷故云公劉居於節也夏人亂迫逐公劉官太康之後少康之前未能定其年世也以其時當夏世而被逐去國明因王政之亂而有人逐之不知逐者是何人也言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之於函者言其遷之所由也函地雖亦與狄鄰而近戎為多故云遂平西戎平之者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耳公劉

不思國政而夫不與我戰而平之也此於漢書扶風高河邑縣則是中國之地言西戎者雍之西戎與戎接連為夏為戎隨時變易公劉未居之前則為戎大王既來之後復為狄良由地居疆場故一放一此也乃揚乃疆謂民各有地言備其疆場謂民耕之乃積乃倉謂官之積倉也此倉積所存用於疆場而來故云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謂稅民而得之也地必民所耕故舉民之疆場欲見公劉不恣故舉官之積倉言倉出於民田故先言疆場也橐囊俱用裏糧而裏其文明有人小之別故云小曰橐囊大曰囊宣二年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餼食之又為之葷食與肉真諸噐以與之囊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哀六年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而內可以容人憂其大也釋詁云輯和也是思和民不鬪其民即是相與和睦民能和睦則時人顯知若德故云於時也○○節厚手至之基○正義曰此篇言馬熊生民之言誕以公劉君厚愛其民嘆其能厚故每章言馬以冠公劉之上箋云厚乎公劉之為君總釋諸章皆云

篤公劉之意也居之與安所以為異者居謂田宅是人之所處也即驢場是也安謂資財是人所利用積倉是也正言部國乃有委積及倉者美其已聚之物而能散之故其言不及驢場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曲禮文也言安此之安以愛民故而能遷往他所以自有積聚散而棄之以其意與彼同故引以為說又申說遷散之意公為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圖其民愛重民命故遷其居也既有積倉裹糧食故知棄其餘而去而以召公進而美之以成成王不連他姓之人唯巴陳之災細以此知應無用光之言意在感今追昔故易傳以為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武斧至八國焉○正義曰職雅云鐵斧也則武揚皆斧鐵之別名傳以威為斧以揚為鐵鐵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呵斧重八斤一名天鐵是鐵大於斧也牧誓云武王左杖黃鉞孔安國云黃鉞以黃金飾斧也以其特言黃鉞故云以金飾然則不言黃者未必皆金飾也以弓矢言崇是人張之故知干戈鉞湯為人秉之也夏人迫逐則是有兵剛違為之用

故云方開道路而去之曲也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當是亦為夏人政亂為鄰國所侵以公劉賢君為可師畏故與之俱遷也毛自言蓋為疑辭不知出何文也○**○**爰曰至全民○正義曰爰曰釋詁文言為汝開道而行示其無所畏難明已之遷非為迫逐之故力不能拒乃欲保全其民無令損害故也告之以此使民知**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遷意也**

無永嘆**○**胥相宣徧也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

○云于於也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於相此原地以

居民民既眾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

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時也○**○**歎他安反

音遍相息亮反**陟則在獻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
下相此皆同

及瑤鞞琫容刀○獻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瑤言

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

武事也○云陟升降下也公劉之相此原地也由原

而升獻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民亦愛公劉

之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佩○獻本又作獻魚聲反

音彥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雅異復降音服又

扶又反往復下同瑤音遙鞞必頂反琫必孔反別液

列反反復本亦○篇公劉至容刀○正義曰公劉既

作覆同方福反○至商國先相地居其民既衆矣既多矣既

為君也於是相此原地以居其民既衆矣既多矣既

順其事矣又乃使之備而時耕其田於是民皆樂業

安今之居而無悔恨長歎思其舊時者也又覆說相

原之事公劉升則在嶽山之上觀其形勢復下而在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原

是所佩之物故知舟是帶也傳解下之所以進上多矣惟言玉璫容乃若君子所以比德今進之璫言公劉有美德也璫是玉之別名璫璫可以兼玉故不言玉也鞞者刀鞘之名鞞者鞘之上飾下不言其飾指鞞之體故云下曰鞞上則有飾可名故云上曰奉桓二年左傳曰衮冕黼裳帶裳幅舄昭其度也藻率鞞奉鞶厲游纓昭其數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此鞞在昭數之中以表人之有數故云言有度數意取左傳故并度言之乃所以謂斷故云言有武事

原迺南岡乃觀于京

傳 泂大觀見也

注 云逃往瞻

視溥廣也山脊曰岡絕高為之京厚乎公劉之相此原地也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見且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鄰邑之

是京師之對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

語 是京乃大眾所宜居之也廬寄也直言曰言論

難曰語云于於時是也京地乃眾民所宜居之野

也於是處其所當處者廬舍其賓旅言其所當言語

其所當語謂安民館客施教令也

館 舍一本 **注** 篤公劉平語語正義曰上既相地居作館舍 **注** 民此又說相立都邑言厚乎公劉之為君也乃往之彼百泉之間就下地而仰望彼廣大之原觀見可居之處也乃又升彼南山岡脊之上乃見其可居而為鄰邑者於京之地也此京地乃是大眾所宜居之野故於是處其所當處者於是又為館舍以寄其賓旅既立都邑乃宣布號令公劉於是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施政教於民也公劉厚民如

此王亦當謂意治民也。○**博**大觀見。○正義曰：皆釋語文。王肅云：往之彼百泉之地，乃視彼大原乃見。是京而居之，可以避水禦亂也。○**折**往至之處。○正義曰：進往瞻視，皆釋語文。以原是廣平之地，故以博為廣。其義亦與傳大同也。山春曰：岡，釋山文絕高。為之京，釋丘文。彼下即安，非人為之丘。京與丘相對。且言為之丘，則是人為之矣。孫炎郭璞皆云：人力所作。而此詩說公劉，係京。蔡官生論言：可以禦亂，則京是大丘，非人為矣。李巡曰：丘之高，大者曰京。是京有二等：若戴勝，取以象高京觀者，則人為之。此言京者，則是丘之高，大非人為也。相地而往之，百泉之間，前者上出，升嶽觀之，是為高以臨下。此往百泉之間，自下而望高，且當平澤，故往之。泉處前既升嶽，今復陟岡，反覆審觀之。下言于京，斯依故知京是，可營立都邑之處。○**○**是京，至曰語。○正義曰：春秋言京師者，謂天子所居。公劉非天子，不得謂所居為京。師此文連上乃觀于京，則此京還是上京也。師者眾也。故云是京乃夫眾所宜居之野，以眾必大，故言夫眾非是。

京之訓也。地官遺人治國野之道，以待賓客。云十里有廩，畜有飲食，則廩是居舍之名。賓客寄舍其中，故云廩寄也。荀彘公廩於曹，亦謂寄在曹地也。直言口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對文。故別耳。散則言語通也。定本**馬公劉于京斯依蹢蹢濟濟俾**集注皆云論難曰語。

筵俾几 云蹢蹢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俾使也。厚

乎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樂之。羣臣則相使為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筵七。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

用匏 實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

新闕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云公劉既登。

堂負屨而立羣臣適其牧羣搏豕於牢中以爲飲酒
之般酌酒以飴爲爵言忠敬也 ○依毛如字鄭於豈

報反德步交反殺所戒 反搏音博沈又音付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爲之

君爲之大宗也 云宗尊也公劉雖去卻國來遷羣

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卻也 爲公劉至宗之○毛

京此又言宮宰既就饗燕羣臣馬厚乎公劉之爲君也既爲邑於京地於此依之而築宮室宮室既成則饗燕羣臣其威儀踳踳之士及濟濟之大夫將來君所公劉則使人爲之設筵使人爲之設几賓來就燕既登席矣乃依几矣公劉乃使人造適其羣牧執其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般其飲此酒酌之用飽飽以酌之言其新爲邦國儉而禮合也又說公劉其於羣臣設饌以食之豈酒以飲之已身與之爲君與之爲

太宗也言公劉之厚於羣臣如此欲成王之法故之
○鄭止二句與毛同言公劉築室既成與羣臣飲食以落之其爲如此踳踳濟濟之威儀者謂公劉之朝士大夫者則相使爲公劉設筵相使爲公劉設几欲使公劉升展而坐也公劉既登堂矣乃自屨而立其羣臣乃造其羣牧執豕於牢以爲飲酒之般得般乃飲遂酌之用飽以進於公劉於此之時羣臣之於公劉也獻酒以飲之進食以食之從而君敬之從而尊重之言雖去舊因見尊如本國由愛厚其民故下不失敬或成王之厚於民以見敬也 ○踳踳至升坐○正義曰曲禮下云北行客大夫濟濟士踳踳是踳踳濟濟大夫士之威儀也仰使譯語交上京師之野于時處處謂眾民處處此言于京斯依則是公家之事故云公劉之居此京依而築宮室以宮室新成則有落之之禮下執豕用飽是飲酒之事故知既成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落之也落室之禮則是公家所爲也凡酒豕當是公家之物而云羣臣相使爲公劉設几遂使之升坐者爲禮之物皆出於公但使羣臣供辦

羣臣之職若使心不愛君則苟從而已雖有所掌不
必促遽今言羣臣相使見其愛君之意耳○賓已
至以質○正義曰以上言筵几此言登依則是登筵
依几故云賓已登席矣乃依几矣以傳此言則知上
筵几者毛意以公劉為羣臣設之饗燕之禮立一人
為賓對主以行禮總而言之則非主者皆曰賓此賓
即上踰踰濟濟之人宜為總矣左傳之說饗設
几而不倚此言依几者此章總言於臣之禮不辭饗
燕之異下云飲之食之或亦兼食燕矣故得依几也
行葦說燕宗族之禮箋云是者加之以几則羣臣之
中當有無几者據有者言之耳周語曰民所習好漢
書每云吾曹曹者輩類之言故為羣也饗禮當宗大
牢以飲賓此唯用豕者秋官宰客曰凡禮賓客國新
殺禮公劉新至而地殺禮也禮是自然之物故云儉
且賁也定本云儉以質也燕禮定乃納賓此賓升
乃執豕者其實執豕在登席之前欲使賓事與積酒
各自相近故也○公劉至思敬○正義曰釋宮云
牖戶之間謂之展明堂位云天子負斧衣南嚮而立

此云既登乃依事與彼同故知是公劉既登堂負展
而立也明堂位注云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
於戶牖之間然則斧者是屏風之名展則戶牖之間
地耳郭璞云展廳東戶西也禮有斧展形如屏風畫
為斧文置於展地因名為斧展是也言天子負斧展
則諸侯之展有斧以否無明文也此公劉負展而立
謂在朝之時其飲則坐於席故上箋云使之升坐謂
設几筵設次時非負展時也適其羣牧謂牧豕之羣
處也言語曰太任洩於豕牢即牢是養豕之處故云
博豕於牢中言忠敬者總解執豕用飽之事備其敬
酒酌以進君道公劉之臣忠而且敬也○為之君
為之大宗○正義曰傳以君之宗之其意為一也板
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則此以諸侯為一國之所
尊故云為之大宗也○公劉至在節○正義曰夷
險易情人之恆事國君不能得其社稷乃逃竄遠夷
於此之時臣多解體而能見尊如此所以可尚易傳
者孫毓云此篇主稱公劉之厚於民列其始遷於西
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廢尊嚴之事

且饗之禮設凡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便凡之義又國君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為之君復為之大宗乎箋

說為長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

德既景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 **德**云厚乎公

劉之居也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既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觀相其陰陽寒煖所宜流泉

浸潤所及皆為利民富國 **德**相息亮反注同煖况袁反又乃管反浸子鳩反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 **德**三單相襲也徹治

也 **德**云部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

為羨今公劉遷於商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

單者無羨卒也反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

以為國用計一而稅謂之徹曾哀公曰二吾猶不足

如之何其徹也 **德**單音丹度待洛反注反 **度其夕陽**

德同羨音賤又音衍下同 **德**山西曰夕陽荒大也 **德**云允信也夕陽

者幽之所處也度其廣輪幽之所處信寬大也 **德**廣

德公劉至允荒 **德**毛以為厚乎公劉之為君初

北既以日影定其經界乃復登彼山脊之岡而視其

陰陽寒煖所宜又觀其流泉浸潤所及知天氣宜其

禾黍地利足以生物乃居處其民焉又其從師往幽未得安定之時其為軍也分老弱婦女為三等之陳而置營之初來未有宅舍且居其隰原之地治其幽國之用以為人住之糧然後始得營室安居乃居得

山西夕陽之地此鹵國之居信寬大矣美其居民得
 所闢境廣大欲王法效之也○鄭唯下五句為異言
 公劉初至於鹵丁夫寡少其軍有三唯單而已無羨
 卒也量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稅其田之所收以
 為國之糧度其鹵之所處夕陽之地觀其廣輪則鹵
 之所居信寬大矣○**○**既景至高岡○正義曰以此
 句同事別故特解之考其日影即上既溥既長以日
 影考之也參之高岡即上相其觀其是登岡視之先
 影後岡故稱及也定本影皆為是字○**○**既廣至富
 國○正義曰既廣既長謂正定疆界故以土地言之
 公劉自邠往遷鹵之時人土皆非已物故美公劉能
 廣長之也夏殷之世大國百里雖云廣長亦不是過
 也日影定其經界者民居田畝或南或東皆須正其
 方而故以日影定之居山之脊觀其陰陽則觀其山
 之南北也大名則山南為陽山北為陰但廣谷大川
 有寒有暖寒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所以
 溉灌故知觀其浸潤所及相寒暖視浸潤欲民擇所
 宜而種之遂浸潤而耕之皆所以利民富國故公劉

殷勤審之也○**○**三軍相襲徹治○正義曰重亥謂
 之襲三軍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為軍也此謂
 發部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
 重為軍使強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高高及此傳皆
 云徹治則訓徹為治非稅法之通名也言治山為糧
 謂既至鹵地以為久住之糧非在道之糧也何則發
 部之日尚委棄積倉不暇言治田為道路之糧矣王
 肅云三軍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
 外言自有備也徹治也居其民衆於隰與原治其田
 疇以為糧是也○**○**部后至其徹○正義曰知后稷
 上公之封者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后稷本是三
 王之後以有大功而改封於部明為大國公劉劉
 是其曾孫耳故知仍為大國當作三軍地官小司徒
 云死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謂家之副
 丁也今言其軍三軍則是單而無副故知公劉遷鹵
 民始從之其衆未多了夫適滿三軍之數無復羨卒
 故稱單也以周禮言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然則
 從公劉之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通取羨卒始滿三軍

也言度其限原是度量土地使民耕之也下卽云徹田爲耨明是徹取此限原所收之粟以爲軍國之糧也且徹與孟千畝而徹文同故知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孟子說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故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引論語曰明徹是稅法其證爲什一也如孟子之言夏曰貢周曰徹徹乃周之稅法公劉夏時諸侯而言徹者召公以周之世上論公劉遂以周法言之以其俱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故也大國三軍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事多相因昔警云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是夏時天子去軍之將方命卿其法與周同也於時大國亦立三卿則知亦作三軍而周制因之耳夏殷大國百里周則大國五百里大小懸絕而軍數得同者周之軍賦皆出於鄉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諸侯三軍出其三鄉而已其餘公邑采地不以爲軍若夏殷之世則通計一國之人以爲軍數故此言丁夫適滿三軍是通一國之人總計之大國百里爲方一里者萬爲田九萬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

而當一半之付四萬五千家以三萬七千五百家爲三軍尚餘七千五百舉大數故得爲三軍也大國七十里爲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爲田四萬四千一百夫半之得二萬二千五百家二軍當用二萬五百人少二千九百五十人以羨卒充之舉大數亦得爲二軍也以小國五十里爲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爲田二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少一千二百五十家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也如此計之夏殷國地雖狹亦得爲三軍矣易傳著此詩至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郛二章以言至兩無宜此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寇至兩之出無所用兵三軍田蕪復何擊哉且上言棄其積倉麥稌而行至兩無糧必須稅徹徹是稅名糧從田出徹田爲糧稅事明矣故知三軍是三軍之無副徹田是徹民而取糧所以不從傳也○西山西至荒大○正義曰山西曰夕陽釋山文孫炎曰夕乃見日然則陽卽日也夕始得陽故名夕陽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也則荒奄俱是大義故爲

大也皇矣傳以度為居此章二度傳意皆應為居王
肅云居其夕陽之地而國之居信廣大也○夕陽
至寬大○正義曰夕陽者總言幽人一國之所處也
其界在山之西不知是何山也譜云幽在岐山之北
書傳說太下去幽踰梁山注云梁山在岐山東北然
則而國之東有大山者其唯梁山乎大司徒注云輪
從也馬融云東西為廣南非為輪量度其東西南
非之所處信寬大矣幽譜所云原隰之野謂此

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館舍也正絕

流曰亂鍛石也云鍛石所以為鍛質也厚乎公劉

於幽地作此宮室乃使人渡渭水為舟絕流而南取

鍛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伐取材木給築事也屬

木又作礪鍛本又作礪丁亂反說文云
取厲石字林大喚反材木一本作林木止基廼理爰

衆爰有夾其皇澗迺其過澗皇澗名也迺舟也過

澗名也云爰曰也止基作宮室之功也而後疆理

其田野校其天家人數日益多矣器物有足矣皆布

居澗水之旁夾古洽反又古協反澗古晏反迺音
素迺古禾反注同辨本又作鸞許亮反


一文與卷阿篇注司授音發止旅乃密芮鞠之即密安也芮水厓



也鞠究也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隄水之外曰

鞠公劉居幽既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亦就澗水

之內外而居脩田事也芮本又作芮如鏡反鞠居
六反澗五隹反亦作厓澗於

六反又於報為公劉至之即正義曰上言量度
反字或作奧國境此言安置民居厚乎公劉之為

君也於此幽地令民作此館舍將作之時先使人涉
葦於涓乘舟經中為亂而過取其礪石取其銀具所
以銀礪斧斤刊其器用伐取材木乃為宮室言其勸
導有法豫事者功也宮室既備民得居處公劉止此
宮室之基乃疆里民之田故言其先營民居大理民
田又校數夫家人數見其人物衆多公劉乃言曰人
民衆多矣器物有足矣又徧觀民宅見其有夾其皇
淵而處者謂在淵兩邊也見有邇其過淵而處者謂
開門營淵也公劉見其布在水旁各服田畝又止其
軍旅之役乃安息其士卒令此士卒於彼芮鞠之就
也芮木內也鞠水外也謂止其在官之役使就水營
田也言公劉之愛民如是至豈得不法效之手○
館舍至銀石○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館者宮室之
名為館所以止舍其中故云舍也正絕流口亂釋水
文孫炎曰直橫渡也然則水以流為順橫度則絕其
流故為亂俱是渡謂取礪礪既是石則知銀亦石也
○銀石至衆事○正義曰銀者治鐵之名非石也
傳言銀石嫌銀是石名故明之云銀石所以為銀質

者質樸也言銀金之時著山石為樸質故取之也礪
者磨刀劍之名亦非石名也言取礪者亦取其為礪
之石耳公劉之君民幽地作宮室謂作民宮室非公
宮也公宮則上云于京斯依者是也銀礪所用施於
斧斤故知取銀礪斧斤之石所以利器用也材木由
器而取築作用所故云取材木給築事也○至淵
至淵名○正義曰以皇過與淵共文故知皆淵名也
夾者在其兩旁故知邇者躋也謂開門營之大率民
以南門為正此蓋皇淵縱在兩旁而夾之過淵橫故
在北而躋之王肅云或夾或躋所以利民也○爰
曰至之旁○正義曰爰曰者公劉之言也公劉疆理
田疇巡行廬井見民多器足而發此言故云曰也作
公室之功止謂民之宮也上云既廟乃宣謂初至先
及時耕田既耕乃營宮室也上既言耕則民已得地
於此復疆之者前來急於趨時未善部分且有後來
之衆皆須得田故止宮室之功乃疆理之亦既疆理
其田自然須校人數周禮稱夫家者謂男女也校比
其國內男女之數而授之田公劉嘆其衆故曰益多

矣有之為言與多不類上言彌銀是民之器物故知
有者器用有足矣經陳二淵故云皆布於淵水之旁
○**密**安至鞠究○正義曰釋詁云密康靜也康安
也轉以相訓是密得為安鞠是水厓之內故云水厓
也釋言云鞠究窮也俱訓為窮故轉鞠為究此鞠是
水厓之名言其曲水窮盡之處也故傳解其名鞠之
意○**蒹**之至田事○正義曰蒹鞠皆是水厓之名
鞠是其外則蒹是其內故云蒹之言內謂厓內隩隈
之處故解引爾雅以釋之釋丘云隩隈也厓內為隩
外為鞠李迥曰厓內近水為隩其外為鞠孫炎曰內
曲裏也外曲表也是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鞠也經
言蒹不言隩則經為互也內則蒹以明鞠為外外有
鞠名則內亦有內名以此見其蒹為隩也公劉初至
之時居處未安須有防衛今言止旅則居宮室已安
可以自固乃止之故云公劉居曲既安軍旅之役止
士卒乃安上言夾淵鞠此蒹鞠為水之內外故知就
淵水之內外在居民居至於治田故云俯田事也此
以水內為蒹則是厓名非水名也夏官職方氏雍州

其川淫洎注云兩在曲地詩大雅公劉曰蒹鞠之
節以此蒹為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蒹義故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洞酌洞酌三章章五句至有道○正義曰尊者莫
過上○**天**猶以道德降靈親饗是王不可以無
德故戒王使俯行之天言皇天者以尊稱名之重
其事也道德相對則在身為德施行為道故中候
云聖道帝德為內外邊身敬則通也親饗者謂親
愛其人饗其祭祀亦為相接成也三章皆上三
句言薄物可以薦神是親饗之也下三句言德也
三句言與民為父母是行道德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饒餽

也饒餽也饒酒食也云流潦水之薄者也遠酌取

之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洗之於此小器而可以沃酒

食之饒者以有忠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故也春

秋傳曰人不易物唯德馨物○瘞音老挹音揮又音

邑饒由云反又作饒字書云一釜米也饒尺志反字林充之反饒力又反又

音雷編雅饒饒也孫炎云蒸之曰饒均之曰饒郭

云饒蒸春饒齊饒皆反本又作齊繫於兮反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樂以

強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在坤之親○樂

音洛易羊豷反○利酌至父母○正義曰言使人遠往酌

謹音悅○取彼道上流瘞之水置之於大器而來

待其清澄又可挹彼大器之水注之此小器之中以

灌沃米饒以為饒之酒食○此祭祀則天饗之此薄

晒之物皇天所以饗之者以此設祭者是樂易之君

手能有道德為民之父母上天變其誠信故欲饗之

然則為人君者安可以不行道德而作民父母故言

此以戒王○○河遠至酒食○正義曰河遠釋詁文

行者道也瘞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瘞

也釋言云饒饒徐也孫炎曰蒸之曰饒勻之曰饒

璞曰今呼養者脩飯為饒饒均熟為饒說文云饒一

蒸米也饒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饒饒必饒而熟

之故言饒饒非訓饒為饒饒酒食釋訓文○○流瘞

至繫物○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滿汗行瘞之水可

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雅有行羣酌酌昭忠信也其

意以行瘞為薄物由忠信之故而可以祭神箋取彼

意為說故言流瘞水之薄者也言投之大器者以言

挹彼注茲是彼器挹之而注於此器故知遠酌取置

之大器挹來乃注於小器蓋以瘞水之濁置之○大器

以瘞之挹小器而用之所以轉經○器也沃酒食之

饒謂為饒之時以此水沃調之也引春秋傳者信五

年左傳文也服虔注云繫發聲也言黍稷牲玉不易

無德薦之則不見饗有德則言饗言物為有德用也

○樂以至之親○正義曰昔孔子開居之文也彼

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 **云**大陵曰阿有

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喻王

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

阿然其來也為長養民 **寄**反長張丈 **同**猥烏罪

反為 **于** 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同** 矢陳也 **同**

云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

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 **樂**

易音洛下樂王同易音 **同** 有卷至其音 **毛**以為有

以鼓反發樂易皆放此 **同** 卷然而曲者是大陵之阿

也此阿以曲之故使迴旋之飄風從南而入之無不

消散以興有美者是大德之化此化以美之故使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會矣 **同** 彌終也似

嗣也 **同** 終也 **云** 俾使也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

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

同 曾在由反又子 **同** 伴真至會矣 **毛**以為言王若

由反又在由反 **同** 能用周道伴然而德廣大矣然

而有文章可使賢者於汝王所休息矣欲王廣大有文章

來就王優游然於汝王所休息矣欲王廣大有文章

以來致賢人又言賢人益王之意此樂易之君子者

若得來在爵位以輔佐王則使汝王得終汝王之性

命無困病之憂又嗣其先君之功汝王能終之矣言

得賢人則可以保全已之性命又終成先君之功成

至不可不求之也 **同** 鄭以上二句言勸王求賢之意

若得賢為官任之以事則伴真然汝王得自游縱矣

又優游矣汝王得休息矣是任賢則逸不可不求餘

同 **同** 伴真廣大有文章 **同** 正義曰傳以伴真為廣

大

大文章則是勸王使爲此也來游者謂王能如此則賢人來游故王肅云肅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爲義蓋伴爲廣大與爲文章故孔引孔子曰與乎其有文章伴其無涯際是分之也則毛當讀爲伴真不得如徐音徐音自爲鄭讀也○伴真至故逸○正義曰伴真之言與優游相類故爲自縱弛之意人情莫不逸勞而好逸迫於不得已耳任賢可以優游故以此辭勸之求逸在於能官能官在於任職則君得優游故云賢者歸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汝則伴真而優游自休息也才官秩之謂論才然後官之居官然後秩之也引孔子之言又解其意言任賢故逸以明召公言此之意亦勸王欲使如舜也王肅奏云肅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也不亦違理哉孫毓云忠臣戒君而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義斯皆未達勸戒之要旨也何則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爲自然逸矣于之燕居申申如也是縱弛之狀

無爲而治其舜也與是自逸之事書傳稱成湯之間刑措不用雖欲不逸何所爲乎召公教其求逸勸使任賢此則達者之格言萬世所不易何以爲違理之談非直方之義也周公之戒成王云君子所其無逸卽云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亦是教王使求自逸其爲勸戒與此正同孔晁又云一人成無逸一人勸使縱弛事相反矣乃天之與地何其疏實而妄乎訟也○**爾**爾終似嗣首終○正義曰爾終釋言文似先公是繼嗣先君故似爲嗣道終釋言文似先公是也○**易**易至成之○正義曰禮運云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之固也然則賢人在位卽行善政可以保全性命無他患禍故云使汝終汝之性命無因病之憂也若使臣無可任每事勞心則是傷年天命不得終矣成王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公是君之別名故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
爾土宇取章亦孔謂守其王位成就先君之功也
之厚矣取大也云土宇謂居民以上地屋宅也

孔甚也女得賢者與之為治使居宅民大得其法則

王恩惠亦甚厚矣勸之使然○版徐符版反孫炎郭璞方滿反字林方但反

又方且反豈第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云使女

為百神主謂羣神受饗而佐之爾土至主矣○正義曰勸王若得賢

者與之為治使之教民則汝之土地居宅之民大得其禮法文章矣下民蒙其德澤皆荷王者之恩則為

王之恩惠亦甚之厚矣王何以不來之乎此樂易之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使汝得終汝之性命百

神皆以汝為主矣言其愛而饗祐之○正義曰賢者所以

養民故以土宇謂居民土地屋宅也以教之故民有所法則王而下得其恩故云王恩惠亦甚厚言甚者

王恩已厚臣又益之○使女至佐之○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則為天子者固自為百神主

矣今言百神爾主謂神意以之為主不欲使他人主之故知謂羣神受饗而祐助之爾受命長

矣蕩祿爾康矣蕩小也云蕩福康安也女得賢

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之命福祿又安女○弗沈云

毛音弗徐云鄭音廢一云毛方味反鄭芳沸反豈第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

爾常矣嘏大也云純大也予福曰嘏使女大受

神之福以為常爾受至常矣○毛以為王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所受天之性命

得久長矣非徒大福佑助王身其細小之福祿亦於汝而安之矣此樂易之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

終汝之性命德大天之性於汝為常矣言能任賢者則福常助之○鄭唯以弗為福嘏為嘏辭為異餘同

○正義曰福之大者莫過末年命長已是大福則弗福宜為小福故以弗為小

言小尚安之則大者可知。○**○**華福至安女。○正義曰：華之為福，為小皆無正訓，以其與祿共文，宜為福。爾上言百神為主，命則天地所授，天無悔怒，壽命則長，故云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之命，既得長命，又為福祿所安，謂使之四方無處，常主天下也。○**○**根大。○正義曰：釋詁文。○**○**純大至為常。○正義曰：純大，釋詁文。詩之有根字者，皆是祭祀之事，少牢特牲之禮，尸假主人皆予之，以福，故云予福曰根。受福以為常，其終常德之未嘗闕失也。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

○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為輔翼也。引長翼敬也。**○**

云馮馮几也，翼助也。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尊之豫，撰几擇佐食廟中。有孝子有羣臣尸之入也，使祝贊道之扶翼之尸至。

設几佐食入助之尸者，神象故事之如祖考。**○**馮符

同本又作憑，饌士戀反，又士轉反，具也。本亦作撰，道徒報反，本亦作導。豈弟君子四方

為則。**○**云則法也。王之臣有是樂易之君子，則天下

莫不效倣以為法。**○**放方。有馮至為則。○毛以為

此則指賢人之行，以戒王言。有善行可以為憑，侯者有藝，可以為輔翼者，有至孝可以為感化者，有大德可以為軌訓者，王當以此長尊之，以此恆敬之。若王得此四等是樂易之君子，若宋在王位，可與四方為法則矣。以此故不可不求之。○鄭以馮為王所得為百神之主，受大報之福者，由敬神所致。故祭祀則宜擇賢為尸而尊事之，當有豫設所憑之几，有豫擇佐食之人而宿戒之也。其在廟中，當有羣臣之主人，有德行之羣臣，共行祭祀及尸之來，至而以禮使祝導引之，以禮使祝扶翼之，既至神坐，共尊而事之，以致

神福故不可不求賢也餘同。○有馮至翼敬。○正義曰傳以此求賢不言祭故皆以為賢人之德。○是施用之名孝德是成行之稱總而為名皆是道也。○以憑翼義隱故特釋之言道可依憑以為輔翼則孝之與德亦為道也。○憑者可以委杖翼者可以輔助。○重於翼故先憑後翼。○孝者德之本故亦先孝後德。○俱是賢人之行分之異名耳。○引長輔翼皆釋詁文。○馮馮凡至禘考。○正義曰顧命云成王憑玉几又曰。○自后憑玉几道揚末命是憑。○施於几故以憑為憑。○凡皇陶謨曰庶明勵翼又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是翼。○謂佐助故以翼為助。○由禮下曰內事曰孝王某主人。○稱孝故知有孝。○序成王有孝既是主人則有德。○宜謂助祭故以有德謂祭。○祭臣不解以引以翼從行。○章而略之下言百神爾主純嘏。○常皆言神。○福主人神福也。○祭祀而來此詩為求賢而作。○故知此章說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以尊之。○故豫撰几擇佐食撰几解有。○憑擇佐食解有翼以下句乃言以引以翼謂來至尊。○引之則有憑有翼。○未是尸之來至故為豫也。○撰謂供

備之與撰相類。○但几則取而置之。○故言撰佐食則衆中簡之。○故言撰耳。○此本或云豫撰食者誤耳。○孫毓載。○箋唯言撰几擇佐食是也。○定本亦作撰字非也。○少牢尸未入之前云司宮筵于與視設几于筵上。○特牲尸未入之前云祝筵几於室中。○東面是豫撰几也。○少牢云佐食升牢佐食。○遷斯俎。○特牲云宗人遣佐食。○盥出皆其下始言迎尸。○是擇佐食亦在尸未至之前。○故俱言撰也。○伊翼為佐食者以翼者助也。○祭禮之有助名者唯佐食耳。○特牲注云佐食實佐尸食者。○佐助也。○故伊翼為佐食。○言廟中有孝子有羣臣。○謂祭時也。○然則凡與佐食亦在廟中。○用之別言。○廟中有孝子者。○凡與佐食祭時自在廟中。○其撰擇之時則在廟外。○以孝子不迎尸。○故以廟中為主。○撰孝德之文於引翼之上。○見尸未入之前。○已有祭事故也。○言尸之入。○使祝贊導之。○扶翼之者。○行贊箋云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北與彼同。○故以引為贊導也。○少牢云視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視。○先入門右。○尸入門左。○是祝在前導之也。○導謂在前則贊謂在後。○少牢又云祝延

尸尸升自西階人視從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也特牲亦云至於階視延尸尸入升祝先主人從是在後贊之也故此兼言贊為特牲少牢亦無在尸旁之時而言持翼之者已有在其前後亦當或在其旁特牲注引禮器詔術無方是前後左右無常也又言尸至設几佐食助之明上像設至此用之又解所以令王尊尸如此者尸神象故當事之如禘考

望 頤頤溫貌印印盛貌 云令善也王有賢臣與

之以禮義相切磋體貌則頤頤然敬順志氣則印印然高則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舉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

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 頤魚恭反印五綱反聞音

亡磋七何反或作瑛 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云綱者

能張眾目 頤頤至為綱 正義曰上既勸士敬賢

之以禮義相切磋則能令王體貌頤頤然溫和而敬

頤其志氣印印然充滿而高朗以王之成器如圭然

如璋然有善聲譽為人所聞知有善威儀為人所觀

望非徒有益於王此樂易之君子能與天下四方為

綱紀王何得不求之手 頤頤至盛貌 正義曰

傳亦以頤頤為體貌故為溫印印為志氣故為盛其

意與羹同 令善至相副 正義曰令善釋詁文

以圭璋是王之成器切磋是治玉之名故云王有賢

體貌溫順也印印志氣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

止傳鳳凰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凰翩翩衆多也

云翩翩羽聲也亦與衆鳥也爰于也鳳凰往飛翺

翺然亦與衆鳥集於所止衆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

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凰至因以喻焉翺

呼音反說文云羽聲也字林云飛聲也口外反瑞垂飾反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

使媚于天子傳藹藹猶濟濟也傳云媚愛也王之朝

多善士藹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使之親愛天

子奉職盡力傳藹於害反爾雅云臣盡力也說文

鳳凰至天子傳毛以為成王之時有鳳凰之瑞召公

以為用賢所致故陳之以戒王言鳳凰之往飛翺翺

然看是其羽翼之聲亦集止於其所宜止之處今所

以致此瑞者以其藹藹然王朝之上多善士也此善

士等維君子大賢之所命使率化之使媚愛於天子

矣今皆奉職盡力傳鄭以為鳳凰往飛之時翺翺其

羽為聲亦與衆鳥集於所止鳳凰所在衆鳥慕而從

之故鳳凰亦與之同止於與賢者來仕之時亦與衆

羣士集於君朝賢者所在羣士慕而就之故賢者亦

與之同朝得大賢而致羣士猶鳳凰飛而來衆鳥王

安得不求之乎其同毛傳鳳凰至衆多傳正義

曰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鳳亦鳳類故俱云靈

鳥言此鳥有神靈也言仁瑞者五行傳及左氏說皆

云貌恭體仁則鳳凰翔言行仁德而致此瑞毛此意

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字
 從鳥凡聲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風古作明字山
 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
 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
 信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京房易
 傳曰鳳凰高文立漢時鳳凰數至漢書云高五六尺
 郭璞云小之形未詳翾翾與其羽連文則是羽聲也
 言衆多者以鳳鳥多故羽聲大臯陶謨云鳳凰來儀
 注云儀匹言其相乘匹中候握河紀云鳳凰巢阿閣
 謹持言謹謹在樹是鳳必羣飛白虎通云黃帝之時
 鳳鳳茲日而至是來必衆多也毛意不言衆鳥則唯
 是鳳事而言亦者以鳳事自相亦也故王肅云鳳凰
 雖是高飛傳天而亦集於所宜止故集止以亦傳天
 亦集止今能致靈鳥之瑞者以多止也欲其常以求
 賢用吉士為務也○**翾翾**至喻焉○正義曰以傳
 言衆多解為聲之意故又明之云翾翾羽聲也以此
 與求賢求賢當此鳳而言亦集則意取於亦故云亦
 集衆鳥也鳳與衆鳥俱集所止猶賢與羣士俱在王

聖求鳥羣以羣士慕賢故以為喻明王之朝無人
 不賢而云羣者以賢有等級言小善之慕大善耳君
 夷云苟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又太平必致四靈
 故知因時鳳凰至故以喻焉○**翾翾**猶濟濟○正
 義曰釋訓云翾翾濟濟止也俱為容止故猶之釋訓
 又云翾翾翼翼臣盡力也則此為美容又盡力矣○
 王之王之至盡力○正義曰以左傳言維命者皆謂受
 其節度聽其進止此經既云多言吉士即云維君子
 使則吉士受此君子之命使也媚于天子文承其下
 明是君子使此吉士愛天子矣故云君子在上位者
 率化之謂若公卿之率化大夫士也臣之愛君惟當
 盡心力奉職事故云奉職盡力意取爾雅為說也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
 云傳猶戾也音附
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云命猶使也
 善士親愛庶人謂無擾之令不失職
 令力呈反
 下欲令同

親愛至失職。○正義曰：無擾皆安樂之義。耕墾原隰，以種禾黍，治其絲麻，以為布帛，皆民之職也。爰庶人者，清靜為政，不亂在下。安養之使不失此職耳。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

生矣，于彼朝陽。梧桐柔木也。出東曰朝陽。梧桐不

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云：鳳凰鳴于山脊之上

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

梧桐生者，猶明君出也。生於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

君德也。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梧音

寄反，棲音西。琴琴萋萋，離離喈喈。梧桐盛也。鳳凰鳴也。

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鳳凰樂德。云

華萋萋，喻君德盛也。離離喈喈，喻民臣和協。○琴

反，又薄孔反。又薄公反。萋，西反。喈，音皆。鳳凰鳴也。上既言鳳凰由吉人所

致，此又總而結之，以告戒於王。言今鳳凰鳴矣，於彼

高岡之上，又梧桐生矣，於彼朝陽之地，其梧桐之生

則萋萋，而茂盛，其鳳凰之鳴，則離離，喈喈而和

協，是太平之實驗矣。○鄭以爲鳳凰之將出，則先鳴

矣。於高山之脊，居高視下，觀可集止，見其梧桐生矣。

於彼山東之朝陽，乃往集之，以與賢者之將仕也。則

相時待禮，擇可歸，就見其明君出矣。於彼仁聖之治

世，乃往往之梧桐之生，則琴琴萋萋而茂盛，以與明

君亦德盛也。鳳凰之鳴也，則離離喈喈，音聲和協

以與民臣亦和協也。○梧桐至朝陽。○正義曰：梧

桐可以爲琴瑟，是柔刃之木。故曰柔木。釋木云：觀梧

郭璞曰：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云：即梧桐也。然則

梧桐一木耳。山東曰朝陽。釋山文孫炎曰：朝先見日

也。言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者，山岡與朝

陽一也以經有剛故以山言之但梧桐柔脆之木若
時未太平地不及化則不生山陽朝陽之地若太平
則生山陽之朝陽山頂之東皆早朝見日但是山東
之岡脊總曰朝陽不云鳳鳴處所者以時不太平鳳
全不見故不須言鳴之處所。○鳳鳳至不食。○正
義曰箋以上二章與求賢人故此亦以鳳鳳與賢者
梧桐自是鳳之所栖不必太平乃有不得為太平之
事因鳳所集故以與明君焉以鳳鳴而言在岡故知
居高視下觀可集正言賢者待禮者明君能以禮召
人故以喻為梧桐可使鳳鳳集之則大樹非始生矣
而言梧桐生者喻明君出也既以梧桐比君不言生
於他處而云生於朝陽者以其早見日陽被溫仁之
氣溫仁者亦君之德也故以朝陽之梧桐喻之非梧
桐不栖非竹實不食莊子文也然莊子所說乃言鷦
鷯鷦鷯亦鳳鳳之別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鳳蔽日
而止於東園食常竹實常梧桐終身不去且諸
書傳之論鳳事皆云食竹栖梧桐箋言此者解經既言
鳳鳳即言梧桐之意也。○梧桐至樂德。○正義曰

言梧桐盛解華華萋萋鳳鳳鳴解離離嗃嗃臣竭其
力以下更覆解此鳳鳴木盛之意由臣能竭其力以
助於君故使地亦極盡其化生之德生此梧桐使之
華華萋萋也由臣竭其力故使天下和洽故使鳳鳳
樂德而來其鳴離離嗃嗃也知臣竭其力為二事之
總者以此言太平由臣之力明天下和洽亦臣竭力
矣萬物草木天之所生言地極其化者以梧桐生在
地是地能化之釋訓云藹藹萋萋臣盡力也舍人曰
藹藹賢士之貌萋萋梧桐之貌孫炎曰言衆臣竭力
則地極其化梧桐盛也是用此傳為說釋訓又云離
離嗃嗃民協服也不為鳳鳳鳴此傳與爾雅異者毛
意以為由萬民協服故鳳聲離和亦得合爾雅也。○
○華華至和協。○正義曰華華萋萋梧桐之貌也箋
於上經以梧桐喻明君故以梧桐為喻君德爾雅言
臣盡力與此箋不同者以若有盛德則能使臣盡其
心力亦與爾雅合也離離嗃嗃鳳鳳之聲上以鳳鳳
比賢者其鳴似賢者之政教故以鳳鳳聲問於人人
聞之而知其離和以喻政教加被於民民應之而相

與和協爾雅言民協服
着彼言所喻之意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

馬既閑且馳

傳

上能錫以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

釋

云庶衆閑習也今賢者在位王錫其車衆多矣其馬

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大夫有乘馬有貳車

○中丁仲反下

同乘承
證反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傳

不多多也明王使公

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

釋

云矢陳也我

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今遂爲樂歌王日聽之則不

損今之成功也

○復扶又反

傳

君子至遂歌○毛以爲成

但召公欲令守其成功故自言作詩之意言今君子賢者來在王位王賜之車馬其所賜君子之車既衆

且又能多矣所賜君子之馬既閑習於威儀且又能

馳矣是王能用賢不須規戒今我陳作此詩豈不多

乎言其實煩多也正以中心不已恐王惰慢故作此

詩遂爲樂人之歌冀常求賢士永爲鑒戒不損今日

成功也○鄭唯以不多爲作此詩不復多爲異餘同

○傳上能至中法○正義曰言上能賜以車馬謂成

王於時已能賜之行中節解既閑也馳中法解且馳

也言閑馳者美其中節度合禮法○**傳**庶衆至貳車

王賜其車衆多矣庶多一也丁寧以是句且馳者是

馬走之名馬既能走今言且馳明是馳合於法故云
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車不獨賜駕必以馬車
言衆多則馬亦多矣但馬有御之威儀故別言閑馳
以美之馬既別文故衆多者唯言車耳言大夫有乘
馬有素車者解其言多之意以車則人有副貳所賜
又非一人故言多也言大夫者自大夫以上皆有此
不必專指大夫也禮士無貳車又止得一馬本或有
士者衍字定本云大夫士有乘車貳車非也○**傳**不

多至歌焉。正義曰：傳反其言以不多為多者，王既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為煩多也。又解召公獻詩及言遂歌之意，以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所作之人志意，遂為工師之歌，故也。國語亦云：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與此同也。春官大司馬職掌九德六詩之歌，工者樂師之總名，即大司馬是也。○○矢陳至成功，○正義曰：莫以忠臣諫王，其言雖多，猶恨心之不盡，不當自謂已言已為多也。宜順文自通，不宜反之。故易傳以為作此詩不煩多言，其意猶以為少也。樂人之歌常在君側，故云王日聽之，則不損今日之成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云厲王成王七世孫也時

賦斂重數，繇役煩多人，民勞苦輕，為姦宄彊凌弱。眾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
○民勞如字從此至桑柔五篇是厲

王變大雅，斂力盡，反斂音朔，繇本亦作繇，音遙，宄音軌，本亦作軌。曰：經五章上四句言民勞之須安，次四句言寇虐之當止，下二句言王當行善政以安民，皆是刺王之事。○厲王至刺之。○正義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左傳：服虔注云：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然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並世，而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注述詳略，不必有例，而商頌列祖箋云：中宗殷王太戊也，湯之玄孫玄鳥箋云：高宗殷王武丁也，中宗玄孫之孫是則以詩相繼，因而明之。此以厲王之詩承成王詩，後故本之於成王也。其文武成及厲宣幽若王風之平桓莊皆父子相繼，中間無隔，故不假言之。小雅之序無成王之文，故六月不以宣王繼成王，十月之交推之而知是厲王耳，而序文不為厲王。

故就此以明世數也郊特性云天子失禮自夷王以下注云夷王周康王女孫之子繫之康王者以記文事雜上無所據文武成康俱為明王失禮是初衰之始故繫於明王之最末者言之此以天子事皆因有所隔而詳其世數國風雖有隔絕皆不明言詳天子而略諸侯亦尊卑之義也序略言刺王箋明其刺意賦敘重數徭役煩多使民勞苦即五章皆十四句是也惟為姦尤以彊變弱以衆暴寡作為寇害五章皆次四句是也故穆公以此刺之也五章下二句皆敘王為善政以安止之非勞虐之實事

故略之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傳

汙危也中

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

傳

云汙幾也康綏皆安也惠

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

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

○汙許一反說文巨乞反夏戶雅反

下同幾音所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

下同能音皮

明傳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慎小以

懲大也憚會也

傳

云謹猶慎也良善式用遏止也王

為政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以此

勅慎無善之人又用此止為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

刑罪者疾時有之

○詭俱幾反過於萬反條七感反本亦作憚

柔遠能邇

以定我王

傳

柔安也

傳

云能猶也邇近也安遠方

之國順仰其近者當以此定我國家為王之功言我

者同姓視也。○柔音採本亦作採能徐云毛如字鄭
 若也均也。義音相似而字訓異善音如庶反。○民亦
 義亡難見鄭注尚書云能恣也。與此不同。○至我
 王。○毛以為穆公諫王言今病民亦嘗疲勞止而又
 危耳近於喪亡王可以小省賦役而安息之愛此中
 國之國京師之人以安天下四方諸夏之國若安定
 勞民當糾察有罪無得聽縱其詭人之善隨人之惡
 者以其無刑縱之法故以勸慎其為無善之人亦用
 此法以止其為寇虐之行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
 當用正法刑罰而禁止之令民得無勞也所以令王
 先愛京師以及四方者以王之政欲安遠方之國當
 先順恤其近王當行之以此定我周家為王之功恐
 其不能安定而喪失之。○鄭唯以汜為幾云此民亦
 皆已勞止王幾可以小安之為異餘同。○汜危至
 諸夏。○正義曰以汜之下卽云小康明是由危須安
 故以汜為危也中國之文與四方相對故知中國謂
 京師四方謂諸夏若以中國對四夷則諸夏亦為中

國言各有對故不同也。○汜幾至根本。○正義曰
 傳以汜之為危既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直以
 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幾汜也孫炎曰汜
 通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汜得為幾也昭
 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云汜期也然則期字雖別
 皆是近幾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漢高祖欲廢犬干
 患其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
 太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康綏皆安
 惠愛皆釋詁文又云愛京師得安四方之意由京師
 者諸夏之根本根本既安枝葉亦安京師王之所專
 王若安之則四方諸侯亦皆效王安之。○詭隨至
 潛會。○正義曰詭戾人之善隨從人之惡以其故為
 此惡情不可原是故不得聽縱之也此詭隨無良寇
 虐俱是惡行但惡有大小詭隨小惡惡其大寇虐
 則大惡也詭隨未為人害故直云不得縱之無良則
 為小惡已著故謹勅之寇虐則害加於民故遏止之
 懲則三者各自為罪而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以為
 相須之意故傳解之云謹慎其小以懲創其大以無

良之惡大於詭隨隨者尚無所縱則無良者謹慎
矣至於寇虐則不可以謹故別云式過謂加之夫弄
也慘會釋言文武爾雅本或作云會音義同。○
至有之。○正義曰謹慎俱是勅戒之言故言謹猶慎
以傳言慎小故申足之式用釋言文過止釋言文此
無縱之文為下總目為良寇虐蒙之故云又用此止
為寇虐會不畏敬明白之刑即以與寇虐為一故長讀
無縱之事不畏明白之刑即以與寇虐為一故長讀
之穆公誅王無縱明實有其人故云疾時有之。○
柔安。○正義曰釋言文。○
尚書無逸云柔遠能邇注以能為恣則此云仰者與
汪同謂順適其意也邇近釋言文安遠方之國當先
順仰其近者即論語所謂悅近來遠是也此與上文
相成能邇謂惠中國柔遠即緩四方也厲王身為云
矣而云以定我王故知以定我周家為之功若廣論
天下之事雖則異姓可以稱我今指王身而文稱我
是其王有周家之辭故云我者同姓親也民亦勞止
汔可小休惠此中國

以為民速

傳 休也速合也

云休止息也合聚也

○速 無縱詭隨以謹愾式過寇虐無俾民憂

愾大亂也

云愾愾謹諱也謂好爭者也俾使也

音昏說文作昏云愾也釋文愾亦不憚也愾女交入
鄭云猶謹諱也說文云愾亂也謹音欺又許元反諛
女交反亦又作譚音花

也 云勞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為女

王之美述其始時者誘掖之也

○休計訓 民亦至

毛以為今周民亦皆疲勞止而又危耳近於死亡王
民使得會聚王若施善政當糾察有罪無得縱此詭
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此勅慎其謹諱為大惡者又

用此無繼之事止其寇虐之善無使有遭此寇虐之憂又豈王言其始時有善勸今終之無棄爾王始時之政事之功以為王政之美○鄭唯汜幾為異餘同○**○**休定遠合○正義曰釋詁云休息也定止也息亦定之義故以休為定遠合釋詁文箋云休之為定於義雖通而未是正詞故以休為止息合為合聚所以申足毛義○**○**撥大亂○正義曰撥者其人好爭鬪憚憚然故變以為猶謙諱謂好爭訟者是其言語為大詭亂人故云大亂非是為大禍亂也○**○**休美○正義曰釋詁文○**○**勞猶至掖之○正義曰勞力然後有功故云勞猶功也知汝勞為汝始時勤政事之功者以云無棄明其先有而不棄也厲王暴虐初則然矣而通其始有功者誘掖之耳誘掖之言出衛門之序謂誘道而扶掖之以小人貪功聞已先有善或將勉力故誘之

四國息止也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

作慝

○慝慝

○云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

正

○慝慝

○云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

○求近德也

○近附

注

○得反

○云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

○求近德也

○近附

注

○得反

○云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

○求近德也

○近附

注

○得反

○云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

○求近德也

○近附

注

○得反

○云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

○求近德也

○近附

注

○得反

○云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

○求近德也

○近附

注

○得反

○云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

○求近德也

○近附

注

○得反

○云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

○求近德也

○近附

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

違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

○應應
○大○毛以

為民亦疲勞止又危耳可以止息之先愛止中國之
京師使諸夏之民其憂寫世而去又當無繼詭隨之
人以此物慎眾為危始之行若又用此止其危虛之
害無使王之正道敗壞也所以須然者在王之大位
者雖小子而用事其大不可不慎故須息勞民而
止寇虐也○鄭以泄為幾厲為惡戎汝弘廣為異錄
同○**○**惕息泄去○正意曰惕息釋詁文云泄漏也
然則泄者障物罷去之名故以為去等以為憂泄者
是憂氣在腹而發出故云出也發也其意亦與毛同
月令是謂泄天地之氣是發泄之義也○**○**懼眾厲
危○正義曰醜眾釋訓交易之言厲者皆危之義乾
九二夕惕若厲之類皆是危也故以為危醜厲謂眾
為惡行以為人者也○**○**厲惡至道壞○正義曰
以言人之惡當指其惡狀危非惡之名故以厲為惡

秋官司厲注八正改為惡曰厲是也所引春秋傳曰

襄十七年左傳云衛孫蒯田于曹遂飲馬于重丘以

其賦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

之不愛而何以田為以厲為罵辭明是惡矣故引之

以證厲為惡釋詁云壞也敗亦毀損之名故以為

壞言正敗是正者敗故云無使先王之正道壞言冠

虐之人能壞先王正道也○**○**成犬○正義曰釋詁

文王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

○我猶至戒之○正義曰以下已有大故訓我為汝

弘復為大則大文太重故弘猶廣廣亦大之義耳小

子無知之稱故抑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言雖小子
故知自遇如小子居天子之位故用事廣大引易曰
盡通者乎皆上繫繫也出言善否千里之外違之應
之是其用事廣大人出言不易是以穆公以此言戒之
必易傳以戒為汝者孫蒯云戎之為汝詩
人通訓言大雖小子於文不便箋義為長
○民亦勞止
○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
○賦義曰殘
○云于

愛此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為殘酷無縱詭

隨以謹繾繾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繾繾反覆也○

繾上音遣下起阮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云玉者

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

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令力○民亦至大諫○

正義曰孟子云賊仁曰賊賊義曰殘言是賊賊仁義

之事○繾繾繾反覆○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繾

繾從公無通外內則繾繾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

民勞五章章十句

是人行反覆為惡固義不捨常為惡行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云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

為上卿士○板八章章八句○凡伯至卿

曰凡伯將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知為王卿士者以

經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是為王官也以其伯爵

故宜為卿士瞻仰凡伯之刺幽王春秋隱七年天

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杜預云汲

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共縣於漢屬河內郡蓋在周東都之畿內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板板反也

上帝以稱王者也瘁病也話善言也猶道也○云猶

謀也王為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

善言而不行之也然為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

○卒子恤反癩本又作憊當宣反沈本作癩出
如字除人遂反語戶快反說文云會合善言也 靡聖

管管不實於實 管管無所依繫實誠也 云王無

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

言言行相違也 行下孟反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猶圖也 云作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

主帝至大諫 毛以為尊比上帝之王者其為政

教反又反也 既反於先王又反於天道以此之故

天下之民蒙其惡政蓋皆困病矣假使王出嘉善話

言則不肯是而用行之如此則王之所為之道不能

長遠唯趨於淺近不知禍之將至也又王之所為惡

無重聖人之法管管然以心自恣無所依據不能用

實於誠信之言既不依聖人之法不實誠信之言以

此圖事不能至遠我以王所圖之事未能及遠恐王

將有禍難以是之故用大諫正王 鄭唯以猶皆為

謀為異除同 板板至猶道 正義曰釋訓云板

板僻也邪僻即反戾之義故為反也上帝以稱王者

謂假上帝之尊稱之以比王者若實指上天則大無

所反故知以斥上也 痺病話善言猶道皆釋詁文彼

猶作繇義同也 猶謀至將至 正義曰猶謀釋

詁文以言不遠則無不能深知遠事故易傳以猶為

謀以重言反反則反有二事故云王為政反先王與

詩

卷十七之四

改古

誠釋訪文○**王無至相違**○正義曰以無聖而言
管管是違法任情故知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作
之言謂意欲為善終不能行是於言為虛故云不能
用實於誠信之言有言不行是言行相違也此不實
於言還是上出話不然也下言猶之未遠還是上為
猶不遠耳作者反覆重言耳○**循圖**○正義曰釋
言文圖即謀也又言王之謀者申傳意耳
言大諫謂其諫之深自此以下是大遠也

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憲憲**循欣欣也蹶

動也泄泄猶沓沓也云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

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憲憲然無沓

沓然為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憲許建反蹶

世反爾雅及憲憲泄泄制法則也辭之輯矣民之洽

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輯和洽合懌說莫定也

云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心

合定此戒語時之大臣○輯音集又七入反釋音亦

庶○天之主莫矣○正義曰王之為惡侵亂下民則

上天故謂王為天言王之方行暴虐之政以艱難天

下之民汝臣等無得如是欣欣然喜樂而勸之王之

方欲動變先王之道而行邪僻之政汝臣等無得如

是沓沓競隨從而助之戒之使無得為王制作法度

以通達其意使上成惡故又言已之意所以不欲令
臣制作法度者以國之安危在於出令王者若出放
令其辭氣之和順矣則下民之心相與合聚矣其辭
氣之悅美矣則下民之心皆得安定矣言民合定在
於王教故汝臣等不得為王制虐政以亂下民也○
憲憲泄泄制法則

也李巡曰皆惡黨為制法則也孫炎曰厲王方虐諂
臣並為制作法令此直解詩人言此之意而不解其
狀故傳解憲憲泄泄之義憲憲猶欣欣喜樂貌也謂
見王將為惡政而喜樂之泄泄猶沓沓競進之意也
謂見王將為惡政競隨從而為之制法也蹶動釋詁
文○**天斥**至其惡○正義曰成臣不令助之故天
斥王非斥上天也方者未至之辭故言方欲謂將為
教令之時也難是困苦之事故知艱難天下之民動
為變改之事故知變更先王之道以下文及爾同寮
故知是前臣之辭達其意者謂君意始發往通達其
心與之合和為作法以成其惡也定本集注皆作達
其意俗為運者誤也○**輯和**至莫定○正義曰輯
和洽合莫定釋詁文又云釋悅樂也俱訓為樂故以
輯為悅○**辭辭**至大臣○正義曰論語云出辭氣
故以此辭為辭氣也此辭加于下民故知謂政教也
知此大臣者以凡伯卿士而云與已同寮且非大臣
不得與王制法故知**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
是成語時之大臣也

聽我囂囂**僚官也**尊囂猶警警也云及與即就

也我雖與爾職事異者乃與女同官俱為卿士我就

女而謀及忠告以善道女反聽我言警警然不肯受

○寮字又作僚力彫反囂五乃反警
五報反道音導下囂道道民皆同 **我言維服勿以**

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芻蕘薪采者**云服事

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古之賢者有言有

疑事當與薪采者謀之匹夫匹婦或知及之況於我

乎○芻初俱反蕘如謹反說文**我雖至芻蕘**○正
云蕘草薪也知音智又如字**義曰**上言戒語大

臣而大臣不受此又責之言我雖與汝異其所職之
事要乃與汝同其官寮以同官之類當相用其言語

我今就汝謀慮告此以善道而汝聽我言反囂囂然不肯受用何也我之所言維是當今急事汝勿以為非而笑之先世上古之民賢者有善言云我有疑事當詢謀於獨堯薪采者以樵采之賤者猶當與之謀况我與汝之同寮不得棄其言也○**察官至警警**○正義曰察官釋詁文言同寮者謂同為王官文七年左傳荀林父謂先蔑曰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是寮為同官也置置者是不聽之狀釋訓文囂囂傲也謂傲慢其言而不聽之故言猶警警○**與之謀**故知卽為就馬禮六官各有所掌故異職而同官也論語說朋友之交云忠告而善道之故知就與之謀是其忠誠之心告之以善道道卽上章所云勿為王制法度是也○**獨堯薪采者**○正義曰言詢于獨堯謂謀於取芻取堯之人非謀於草木故云獨堯薪采者是賤人也說文云薪堯也堯卽薪也然則芻者飼馬牛之草堯者供然火之草堯是薪耳以薪者亦是采取故連言之○**服事至我乎**○正義

曰服事釋詁文知所言是急事者凡伯責其不義是事之急切以其惡意故責汝無笑之先民者是古昔之民耳但以其言傳於後世為人所做習故知是古之賢者親取薪采則是賤者故云匹夫匹婦或知及之况於我乎中庸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彼言夫婦卽此箋所謂匹夫匹婦也庶人無妾媵唯夫婦相匹故**天**之方虐無然**詐**老**夫**灌灌小子**躑躑**稱匹也

謙謙然喜樂灌灌猶款款也躑躑驕貌云今王方為諸室之政女無謙謙然以譏惡助之老夫諫女款款然自謂也女反躑躑然如小子不聽我言○**詐**虛也乳反躑其略反樂音洛**匪**我言毫爾用憂**詐**多將煇煇不可救

八十曰毫煇煇然熾盛也云將行也今我言

非老耄有失誤乃告女用可憂之事而女反如戲謔

多行煇煇慘毒之惡誰能止其禍○耄莫報反煇徐許酷反沈又許各

反說文云○天天之至救藥○正義曰又責大臣言此

火熱也○天天之王者方為酷虐之政將害於民汝

等大臣無得如是誰謂然喜其所為而以讓惡助之

而老老夫教誅汝其意乃欲放然情至意盡何為汝等

而未知幼弱之小子反蹶蹶然自驕恣而不聽用我

之言乎汝不用我言豈不與我為老也非我之言為

老耄有所失誤乃告汝可憂之事汝何為反用可憂

之事以為戲謔而慢我汝既不用我言反助王為惡

多行慘毒之惡煇煇然使惡加于民不可救止而藥

治之言王之為惡皆大臣之內故責之○誰誰至

驕貌○正義曰此言誰誰猶上憲憲見下為惡如喜

樂之故為喜樂也釋訓云灌灌變無告也解其言灌

灌之意耳非解灌灌之義故云猶欵欵言日至試欵

實而告之但彼不受用即是無所告耳釋訓云踴踴

驕也孫炎曰謂驕慢之貌○今王至我言○正義

曰誰誰直是喜樂之貌而云以讓惡助之者釋訓云

誰誰譎譎恭讓也舍人曰誰誰譎譎皆盛烈貌孫

炎曰誰王暴虐大臣譎譎然喜譎譎然盛以與讓惡

許酷反沈又許各

○正義曰又責大臣言此

以讓惡助之

何為汝等

不聽用我

非我之言為

反用可憂

為惡

不可救止而藥

內故責之

誰誰至

喜樂也

解其言灌

猶欵欵言

實而告之

無所告耳

誰誰譎譎

誰誰譎譎

誰王暴虐

○耄莫報反煇徐

許酷反沈又許各

以讓惡助之

何為汝等

不聽用我

非我之言為

反用可憂

為惡

不可救止而藥

內故責之

誰誰至

喜樂也

解其言灌

猶欵欵言

實而告之

無所告耳

誰誰譎譎

誰誰譎譎

誰王暴虐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酷虐之威怒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君臣之威儀

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只矣不復言語時厲王虐而

弭謗○齊才細反疾怒也夸苦花反復扶又反弭彌耳反止也民之方殿屎則莫

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殿屎呻吟也蔑無

資財也○云葵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忽然有揆

度知其然者其遭喪禍又素以賦斂空虛無財貨以

共其事窮困如此又曾不肯惠施以調瞻衆民言無

恩也○殿都練反郭音玷說文作唵采許伊反郭音香惟反說文作呶呶音申吟如字木文作嗷同

度待洛反斂力斂反共音恭本亦○作恭施式或反賻音周瞻市斂反正義曰此又責

羣臣言也天之土者方欲威怒行酷虐之害汝等無

得為此夸毗也夫前却以體從之君既為惡臣又從

之則上下威義盡迷亂矣其善人君子則如尸然不

復言語矣故今天下之民方欲愁苦而呻吟矣汝君

臣忽然則莫有察我民政能揆度如其情者此民又

遭虐政之喪禍重斂之危亂其室空虛無有資財而

汝等君臣亦曾莫有肯惠施我之衆人欲賻瞻之者

言愁貧並至民困之甚而上無恩恤故以刺之○

憐怒至柔人○正義曰濟怒釋言文舍人曰憐怒聲也釋訓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已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辭其足前却為恭以形體順從於人故云以體柔人君臣至弭謗○正義曰尸謂祭時之尸以爲神象故終祭而不言賢人君子則如尸不復言語畏政故也時厲王虐而弭謗事見廟語再止也止人之謗已者殿屎呻吟○正義曰釋訓文孫炎曰人愁苦呻吟之聲也葵揆至無恩○正義曰葵揆釋言文民愁苦而呻吟是無所告訴也無有揆度知其然謂君臣並不察民也君行

既惡則致天災故民有遭喪禍者政亂則稅民無藝故又責以賦斂也內供喪費外充稅斂故空虛無資財以供其事用也定本集注責以賦斂責字皆作索俗本為責誤矣索者先也謂先重賦斂故困窮也

天之黜民如堦如麓如璋如圭如取如攜傳黜道也

如堦如麓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如取如攜

言必從也傳云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合而從之

如此傳堦音元反麓音池攜下傳攜無曰益黜民孔易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傳辟法也傳云易易也女攜掣

民東與西與民皆從女所為無曰是何益為道民在

已甚易也民之行多為邪僻者乃女君臣之過無自

謂所建為法也傳孔易解音亦注易易也上字同又

婢亦反注同異也以豉反下同掣本又作傳天之至

正義曰自此以上言政惡民困此言可反之使善言

天王之導民也如堦然如麓然言民必應君命如堦

麓之相和也如璋如圭然言民必同君心如圭璋之

相合也又如往取物如手攜物言其必從君化如攜

取之隨人君也若然民之從已如手攜之汝王無曰

是何益與勿謂如手攜無益王者之導民甚易言上

為善政民必為善是甚易也汝當行善以化之今民之所行皆多邪僻乃汝君臣之過汝無自謂所建立者為法當更改行以化民無得行此惡政也傳黜道至必從傳正義曰黜與誘古字通用故以為導也

圭璋相類之物故言相也取攜謂人攜取物而物名不見與上不類故變言必從而不言相也。○**辟法**。○正義曰。辟法。言攜者以攜者取處未故乘而反之以此攜民之東西。○**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

下之大宗輸於也。○**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大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大宗王之同

姓之適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

屏垣。幹為輔。弼無疏遠之。○**价者界說**。文同。鄭作介。師同垣音袁。翰胡旦反。徐音寒。被懷德維寧宗子維

皮寄反。適丁歷反。下同。遠千萬反。

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懷和也**。○**云斯離也**。和女

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女國以是為宗子之城使免於難遂行酷虐則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城壞則乖離

而女獨居而畏矣宗子謂王之適子。○**難乃**。○**价人**

畏。○**毛以為**。上既令王施法此言立法之事。言王當用善人為官維以為藩鄣又用夫師之大臣維以為

垣牆又用大邦諸侯維以為屏蔽王又身為大宗維當施政為之輔幹又和安汝德以施於民無行酷虐

之政維安汝之國矣不但安汝之國亦與汝之宗子維以為城言其所以蔽身又得讓于王必常行此德

無使宗子之城壞又無得疏遠藩屏之人令王獨居此則王有所畏矣。○**鄭以為**。當用此被甲卿士之人

維為其藩鄣大師三公之大臣維為垣牆大邦成國之諸侯維為藩蔽大宗同姓之宗適維為輔幹皆近

之諸侯維為藩蔽大宗同姓之宗適維為輔幹皆近

之諸侯維為藩蔽大宗同姓之宗適維為輔幹皆近

之諸侯維為藩蔽大宗同姓之宗適維為輔幹皆近

之諸侯維為藩蔽大宗同姓之宗適維為輔幹皆近

之諸侯維為藩蔽大宗同姓之宗適維為輔幹皆近

之諸侯維為藩蔽大宗同姓之宗適維為輔幹皆近

之諸侯維為藩蔽大宗同姓之宗適維為輔幹皆近

而任之令為王用無得疏遠之下四句同唯訓斯為
 離○**○**价善至翰幹○正義曰价善釋詰文藩者闕
 圃之離可以屏蔽行者故以藩為屏也垣者小橋之
 名故云垣牆亦是屏蔽之義也以大師是三公之官
 大邦是諸侯之國大宗文在其下則是天子之身故
 云王者天下之大宗以禮有大宗小宗為其族人所
 尊故稱宗于天子則天下所尊故謂之大宗也傳以
 藩垣屏皆防衛之名幹是施法之稱言以善人及三
 公諸侯障蔽寇難天子居內設法而撫安之价人總
 言用善則百官皆是故文在大師之上諸侯非王朝
 之人故退大邦之文於下翰幹釋詰文○**○**价甲至
 遠之○正義曰箋以詩戒王使親其官人不勸王擇
 人為官故不從以价為善也价者甲之別名故以价
 為甲以其身被甲故稱甲人君言宗人宰人也被甲
 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於周禮司馬之卿也以兵甲
 之事國之所重且舉司馬以明六卿猶言大師以顯
 三公也尚書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是
 太師為三公也以言大邦則不兼小國故知為成國

諸侯也大宗伯云五姓賜則注云則未成國之名又
 云七命賜國則伯以上為成國也襄十四年左傳成
 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
 謂成國其伯未成國也此言大邦成國當亦侯以上
 也以天子諸侯皆絕其宗名且以上文類之不得為
 王之身大者衆多之辭宗者與王同族故知大宗王
 之同姓世適子也此价人太師大邦大宗皆王宜親
 愛故總之云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
 屏垣幹為輔弼無疏遠之也此文次如此者卿雖卑於
 公而親尊職事又兵用事重故先公言之大邦非在王
 朝大宗未為官職尊卑天之也箋以公親於卿故便
 文而先言公耳○**○**懷和○正義曰懷之為訓思也
 來也止也思止亦和之義被為和也○**○**斯離至適
 子○正義曰斯離釋言文以上章刺于酷虐故知懷
 德維寧謂和汝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汝國也懷德
 之下卽言宗子維城明以此懷德為宗子之城宗子
 王之適子也有天下者皆欲福及長世恐子孫之不

安故言以德為城使免於患難城可以禦寇難故以
城喻焉又解城壞之意若其不和汝德遂行臨虐之
政則民不堪命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宗子之城既壞
則羣臣乖離而汝至獨居而有所畏懼矣以是欲王
之親輔弼之臣使不乖離固宗子之城使不傾壞則
命已無獨畏之憂也以上言大宗謂同姓之適此言
宗子惟與土同故辯之云宗子謂王之適子也周語
曰龜之氣宜平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
代宣王是禍及宗子也雨無正曰正大夫離居莫知
我勸是君臣乖離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
王心反虛萬民弗忍居王於彘是獨
居而畏也是賢人之言皆有徵矣

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

也云渝變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

且及爾游衍王往且明游行衍溢也云及與也

昊天在上入仰之皆謂之明常與汝出入往來游溢

相從視女所行善惡可不慎乎吳胡老反曰音竭

敬天至游衍正義曰上說勸王抑

天之威怒以自肅戒無敢忽慢之而戲謹遠豫又當

敬天之憂憂以常戰慄無敢忽之而馳驅自恣也天

之憂怒所以須敬者以此昊天在上入仰之皆謂之

明常與汝出入往來游溢相從終常相隨見人善惡

既曰若此不可不敬慎也戲豫至自恣正義曰

曰戲豫謂戲而逸豫馳驅謂馳騁自恣皆謂非禮而
動反道違天如此者則上天罰之故戒王使敬天也
孔子迅雷風烈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
暴風疾雷也周禮大雩異災則去樂徹膳則天之變
者謂大雩異災也言上天之道有此變怒之時故常
須敬戒非謂常此變怒之時獨禁逸豫自恣也正義曰

渝變正義曰釋言文王往至衍溢正義曰

以至此出共文故其在此也既有用往則亦有人來故
變言出入往來此出王將衍還是上載孫馳驅之事
故云游行衍溢
亦自卷之意也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二十三句

新天子謂曰
善惡何不
其大者也
之昔謂之
即謂與者
出人言東
氣也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蕩之什詒訓傳第二十五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

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蕩蕩唐黨反召時照反本又作邵卷內召公召作皆同

通

蕩八章章八句至是詩。正義曰蕩詩者召穆

公所作以傷周室之大壞也以厲王無人君之
道行其惡政反亂先王之政致使天下蕩蕩然法
度廢滅無復有綱紀文章是周之王室大壞敗也

毛詩疏

故穆公作是蕩詩以傷之傷者刺外之有餘哀也其恨深於刺也瞻仰召曼皆云刺幽王大壞此不言刺厲王而云傷周室者幽王承宣王之後父善子惡指刺其身此則厲王以前周道未缺一代大法至此壞之故言傷周室大壞此經八章皆是大壞之事首句言蕩蕩為下之總目故序亦述首句以為一篇之義言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綱紀文章謂治國法度聖人有作莫不皆是此經所傷傷其盡廢之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上帝以訛君王也辟君也

云

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為天下之

君言其無可則象之甚

沈云毛音婢益反

疾威上

帝其命多辟

疾病人矣威罪人矣

云疾病人者

重賦歛也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多邪辟不

由舊章

辟匹亦反本又作僻注同設力豔反峻荀閏反本亦作峻邪似嗟所

天生烝

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諶誠也

云烝

衆鮮寡克能也天之生此衆民其教道之非常以誠

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

化於惡俗

烝之承反諶市林反鮮息也蕩蕩至有淺反注同道音導本亦作導終正義

曰穆公傷厲王無道壞滅法度言今蕩蕩然廢壞法度者上帝之君王乃以此無法度而為下民之君也

又言王無法度之事重賦歛以疾病人峻刑法以威罪人如此者是上帝之君王又其下政教之命甚多

邪僻言其無法度不由舊章也元本天之生此衆民其使人君為政教之命以教導之非欲使之誠信手

言天欲使之誠信今王以邪僻教之故民皆無復誠
信無不有其初心欲庶幾慕善道少能有其終行今
皆化從惡俗是違天生民立教之意故所以傷之也
○**禮**上帝至舜君。正義曰上帝者天之別名天無
所壞不得與蕩蕩其文故知上帝以託君王言其不
敢斥王故託之上帝也。傳曰上帝以稱王者桑柔
傳曰昊天斥王然則王稱天稱帝詩之通義而言託
者以下章不敢斥言乃假文王咨商明知此亦不斥
故變言託耳其時稱帝亦斥王此下諸章皆言文王
曰咨此獨不然者欲以蕩蕩之言為下章總目且見
實非殷商之事故於章首不言文王以起發其意也
辟君釋詁文。○**蕩蕩**至之甚。正義曰蕩蕩是廣
平之名非善惡之稱若論語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洪範云王道蕩蕩言其無復惡事善事廣平是蕩蕩
為善也此序言蕩蕩無綱紀文章言其除去善事知
此蕩蕩是法度廢壞之貌釋訓云蕩蕩僻也孫炎曰
蕩蕩法度廢壞之僻取此箋為說也。○**疾病**至舊
章。正義曰此中說傳意也人以財貨而生財盡則

人國病故知疾病八者皆試欲也君以刑人處人法
峻則人得罪故知或罪人者峻則法也君之於人唯
此而已後知是此二事也峻者高險之名謂重其科
禁不可登陟如山之陵阪然其政教又多邪僻不由
舊章不依周公所制典禮先王所行舊法也。○**禮**諸
衆鮮寡皆釋詁文克能釋言文言天意欲使人君發
命教民言以誠信忠厚既本天意又傷今政言當今
之民皆有始無終是由人君不施忠厚之命而下邪
僻之教故民化於惡俗教之使然以王政不順天故
反覆言之民始皆庶幾於善道言民主自有此性後
更化於惡俗謂君政令之變改言靡不為盡然之辭
鮮克為少有之稱文不同者容有
君子不愛其謀故言所以見之
文王曰咨咨汝殷

商曾是**疆禦**曾**是**格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曾
也德禦強柔禦善也格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服服政

事也

云厲王與虢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之

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女曾任用是惡

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

。禦魚呂反捨蒲侯反聚欽也徐又甫所反好呼報反朝

直道反下

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

天君滔慢也

云

厲王施僂慢之化女羣臣又相與而力為之言競於

惡

。滔他刀反漫也漫亡諫反本亦作慢

文王至

正義曰穆公傷王之惡又不敢斥言替文王以紂政

亂數嗟嘆之故穆公假為之辭以責厲王言文王根

紂始言曰咨咨嗟乎汝殷商之君汝為人君當任用

賢者何曾以是彌梁禦善之人何曾以是矜捨好

之人曾任用二者惡人使之在位執職事手既責其

君任非其人又責此臣助君為惡言比天之王者此

僂慢之德化已自惡矣故等何為起是氣力而佐助

之以其同意相成故至於大壞所以傷之也

差至政事。止義曰咨是歎辭故言差以類之非謂

為差也。彌梁者任威使氣之貌禦善者見善事而抗

禦之是心不驚喜不從教化之人也自伐解捨好勝

解克定本捨作倍倍即捨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已兼

倍於人而自矜於受願意任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

已實不能恥於受願意任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

之克也釋詁云服事也且其服與任位對文故知服

政事謂非徒備官又委任之也。厲王至職事。正義曰民勞亦穆公所作皆斥王惡此篇獨畏弭謗不斥言者民勞之詩汎論王惡欲王惠中國以紂四方莫惡非深不須假託焉則陳王內暴將至滅亡號呼沈溺俾書作夜其言無切故假文王至如家父作誦自著已名凡伯詩直言不諱者其人既異所作有勞二章箋獨言厲王者以假文王咨嗟殷紂不得不言厲王六章以下言殷紂者以小大近喪顯憂滅亡之事故指言殷紂又經之設文須有是句四言

曾是其義為一故彙并言之汝曾任用是惡人使之
處位執職事也言者謂何曾如此令人之語猶寒
○天君酒慢○天君釋誌文以言汝與是
力責臣明是人君其天也虎若所下明是慢人之
德故以治為慢也○屬王至於惡○正義曰此箋
言屬王自下單言王省文也杜身為德施行為化內
外之異耳相與而力為之
定本作相與而力為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

義類彙樂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對遂也云

義之言宜也類善式用也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
任彙樂衆懟為惡者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

又以對寇盜攘竊為姦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

○懟直類反攘
如羊取宄音軌
侯作侯祝靡屈靡尤
作此詛也屈

極究窮也
侯維也王與君平臣乖爭而相疑且祝

詛求其凶咎無極也
作側慮反注同本
靡究○

毛以為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秉執政事之臣宜
用善人何為不用善人反更信任彙樂衆懟為惡之
人為流言以遂成其惡事者又寇盜攘竊為姦宄之
人王信任之使用事於內小人用事數相謗毀遂令
君臣乖爭以致相疑維為是詛維為是祝求告鬼神
令加凶咎無有終極窮已之時置小人於朝以祝詛
求信是綱紀廢滅可傷之甚○鄭唯流言以對為異
言此強彙樂衆懟為惡之人作為流言謗毀賢者若王
問賢人則以此謗毀而對使王不得用之餘同○
對遂○正義曰釋言文○義之至於內○正義曰
凡言義者允於事宜故云義之言宜以義為宜則而
為汝矣類善釋誌文式用釋言文衆懟為惡者懟謂
狼戾戾非一人故言衆也此彙樂衆懟之人不但狼
戾而已又皆流言語以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

對謂就此衆懟之人問賢人之行則又以謗毀之言
對王令王不用之使賢者黜退也既退賢者乃進其
黨類故竊盜饑竊爲奸宄者進在王朝而信之使用
事於內也上言執事下言用事於內則執事者亦在
內矣但執事者舊在王朝用事者後來之人以小人
後至而自外入內故云式內以充之言寇攘者費誓
注云寇劫取也因其亡失曰攘盜竊則總名故箋以
盜竊配之。禮作祝至究窮。正義曰作卽古詛字
詛與祝別故各自言侯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
屈極究窮字釋言文。禮後維至極已。正義曰釋
詛云維侯也故侯得爲維上言用惡人任官此言詛
祝明是王與羣臣非爭相疑而祝詛也禮後辨究言
其無窮已之時故知日日爲之也詛者盟之細事用
豕犬雞三物告神而變之祝無用牲之文蓋以告而
祝詛之也皆是情不相信聽以明神若存
犯約使加之內禍故云求其凶咎無極已
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女桀然于中國歛怨以爲德

亨也。云無咎自吟不健之貌歛聚羣不逞作怨之

人謂之有德而任川之。無咎自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汝既

爾德時無背無側。背無臣側無人也。云無臣無

人謂賢者不用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無陪貳也

無卿士也。陪本又作。培蒲回反。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汝既

官不得人徒彭亨然自矜非以爲氣健在於中國歛

聚此志意不逞奸作怨之人以爲有德而任川之由

其任用惡人以爲德故不光明汝上之德也正由背

後無良臣傍側無賢人也故又言汝王之德所以不
光明者以其無陪貳大德之公無幹事明哲之卿故
也于何故聚此小人使之用事。無咎自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汝既

故知歛怨以為德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為有德而任用之羣不逞襄十年左傳文遲快也謂志意不快好作怨禍者也。○**陪**無陪至卿士。正義曰陪謂副貳正者則三公也卿士謂六卿也昭二十二左傳曰物有陪貳天生李氏以貳魯侯諸侯以上卿為貳則知天乎陪貳唯三公也冢宰雖亦兼王治事當從卿士之列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

從式 **義**宜也。云式法也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有

沈湎於酒者是乃過也。不宜從而法行之。○**洎**而善反徐莫顯

反飲酒齊色曰洎韓詩云飲酒闕門不出客曰洎。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

式呼俾晝作夜 **使晝作夜也**。云愆過也久既過

沈湎矣又不為明晦無有止息也醉則號呼相倣用

晝日作夜不視政事。愆本又作警起連反號戶

同崔本作晝或一本作或號或呼俾必爾反使也亦作畢後皆同沈本或作湛都南反不為于偽反

從行非度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君臣何為耽

流如是天不洎然同汝顏色以酒汝乃自耽此酒使

色同耳此乃過誤之事不宜從而法行之汝沈湎如

是既已愆過於汝之容止又無明無物而飲酒不息

及其醉也用是叫號用是譴呼使晝日作夜不嘗視

事此取以大壞。○**天**不至行之。正義曰酒誥注云飲酒齊色曰洎然則洎者顏色也洎者人之所為

非天生之物聖人用酒所以祭祀養賢周公作戒使德將無醉是洎然而醉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

如蟾如沸如羹。○**蜩**蟬也蟬蟻也。云飲酒號呼之

聲如螞蟻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

○螞音條蟻音唐沸方味反蟻市延反字林云螞蟻

蟻音偃蟻屬也草木疏云一名切蟻青徐謂之蟻蟻

楚人名之蟻蟻秦燕謂之蟻蟻或名之蟻蟻郭云俗呼為胡蟻江南謂之蟻蟻沓徒各反小大近

喪人尚乎由行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云股

紂之時君臣失道如此且喪亡矣時人化之甚尚欲

從而行之不知其非近喪附近之內與于中國罩

及鬼方變怒也不醉而怒口變鬼方遠方也云

此言時人快於惡雖不有醉猶好怒也。曼皮器反舊音備卑徒

南反快市制反又特設反文王至鬼方。毛以為

設文云習也好呼報反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

汝君臣飲酒其譟呼如螞之聲如蟻之鳴言其譟

之無次也其笑語如湯之沸如羹之熟言其嘖沓無

節也上者所行無小無大莫不皆近喪亡以此行居

人之上於是猶欲下民用行此道也由君欲民行故

天下化之惡及四遠王初莫然不醉而怒在於中國

但人皆傲之此莫然惡行乃延及中國之外至於鬼

方之遠鄰言其惡化之廣也唯小大近喪謂君

臣失道近於喪亡時人化之其猶尚於是欲從而行

之言舉世皆不知其惡也螞蟻蟻蟻。正義曰

釋蟲云螞蟻蟻蟻舍人曰皆蟻也方語不同三輔以

西為螞蟻柔宋以東謂螞蟻為蟻楚地謂之蟻蟻楚辭云

蟻蟻鳴兮啾啾是也陸璣疏云蟻一名蟻切字林切

或作蟻也青徐人謂之蟻蟻然則蟻蟻亦蟻之別名

耳。飲酒至方熟。正義曰文承號呼之下螞蟻

多聲之蟲故知號呼之聲如螞蟻也沸無食名故知

唯是沸湯羹熟則停故知其欲熟以羹湯非蟻之類

故以比笑語禮有燕笑語今但不得沓沓無節耳。

言居至是道。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尚為上由

為用言居人上欲用行此道謂欲使天下民從已之
行。○殷紂至其非。正義曰以言近喪紂實喪亡
鬼方殷之諸侯則其言施於紂世故云殷紂之時以
單及鬼方是化流於遠故易傳以為時人化之甚尚
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由人做其非欲從而行之不
知其非故惡及遠地為文之次也。○莫怒至遠方
。正義曰西京賦云巨靈莫屬以流河曲則莫者怒
而自作氣之說故為怒也怒不由醉而云不醉而怒
者以其承上醉事嫌是醉時之怒故辨之焉此雖怒
時不醉乃是醉醒而怒亦由酒醉所致故既言飲酒
無節節又責其莫怒也中國是九州單及是及遠故
知鬼方遠方未知何方也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
三年乃克象曰愬也言疲憊而後克之以高宗
之賢用師三年憊而乃克明鬼方是遠國也。文王
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云此言紂
之亂非其生不得其時乃不用先王之故法之所致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

臣祖之屬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按用也。音戶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云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

怒曾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文王至以傾。正義曰文王曰

咨咨嗟汝殷商汝所以將至滅亡者非為上帝生之
使不得其時乃由汝殷紂自不用先王舊故之法所
致耳又言其不用舊故之事今時雖無年老成德之
人若伊陟之類猶尚有先王常事故法可按而用之
汝今若臣皆任喜怒以自專恣曾於是常事故法莫
肯聽受用之由此汝之大命以致傾覆而誅滅今王
何不以紂為戒自改悔乎。○老成至案用。正義
曰以殷不用舊章即以殷臣言之故云老成人謂若
伊尹伊陟臣祖之屬於厲王則周召毛畢之倫也若
真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在太甲時則

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巫咸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則伊尹保衡一人也伊陟伊尹之子據君與之文從上言之盡臣扈二人以下猶有巫咸巫賢甘盤故言之屬以復之。○朝廷至誅滅。正義曰以莫為總辭故知朝廷君臣也不用典刑則是自制威福故云皆任喜怒實漢云大命近世謂民之性命此言大命故云以至誅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

蕞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顛什沛拔也揭

見根貌。云揭蕞貌撥猶絕也言大本揭然將厥枝

葉未有折傷其根本實先絕乃相隨俱顛拔喻紂之

官職雖俱存紂誅亦皆死。顛都田反沛音貝揭紀

又音赴拔皮八反又半木反見賢遍反謂樹根葉見王如守言可見厥其厥反沈居衛反一音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

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

以不用為戒。夏戶雅。文王至之世。正義曰文

賢者之人亦有道言云樹木欲將顛什傾拔之時其

根揭然而見此時枝葉未有折傷之害而根本實先

斷絕但根本既絕枝葉亦從而絕以喻王位將欲傾

覆喪亡之時而其勢微弱而危此時羣臣未有死亡

之害而王身實先誅滅羣臣亦隨之而滅汝若不

信則殷之所參鏡者非遠耳止近杜往謂夏后之世言桀為成湯所誅紂惡亦當為周人所殺汝

何以君臣同惡不用典刑也此意欲令厲王乃紂為

鑒改脩德教故也。顛什至根貌。正義曰顛是

倒頓之名什是偃儒之義故以顛為什謂樹倒也沛

者忽遽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為拔謂樹拔也揭
者蹶倒之意故以為見保貌此類沛之揭正謂樹將
倒拔而已見其極而未絕耳。○揭蹶至皆死。正義曰傳言見根不解根之所見故以揭為蹶貌蹶謂
倒也。蹶倒故根見與傳同。蹶者撥去之去其餘根故
云猶絕也。根實已倒故云蹶貌。但倒不至地根猶未
盡故枝葉未有折傷本實先絕。枝葉乃與根相隨俱
拔。喻封未滅之前官職雖俱存封誅則與之皆死也。
稱人亦有言者。牧誓文亦如此。注云以古賢
之言為證是苦其不信故引古以為證也。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自警者如彼泉

流無淪胥以亡

抑於力反抑。密也。警居頌反。

抑十二章上三章章十句至自警。正義曰抑詩者衛武公所作

以刺厲王也。雖志在刺王亦所以自警戒已身以

上之為惡將致滅亡。舉世隨之已亦淪胥故也。
而言之。○自警至以亡。正義曰言無如泉。相率俱亡是則已亦恐亡。自警之意故以此句為
之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懼儆於國
曰自抑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音無謂良耄而捨
我於是乎作鑿以自儆。韋昭云昭謂鑿詩大雅抑
之篇也。抑讀曰鑿。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
以自警如昭之言。武八年。耄始作抑詩。按史記衛
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
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為諸侯之庶子耳。未
為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作詩。刺王
必是後世乃作追刺之耳。正義詩有後王特作
以追美前王者。則刺詩何獨不可。後王時作而追
刺前王也。詩之作。者欲以規諫。前代之惡。其人已
往。雖欲盡忠。無所裨益。後世追刺。欲何為哉。詩者
人之詠歌。情之發憤。見善欲論。其功觀惡。息言其
失。獻之可以諷諫。諫之可以寫情。本願申已之心
非是必施於諫往者之失。諫不可追。將來之君庶

或能改雖刺前世之惡黃為未然之孽不必虛君
見在始得出現其人已逝即當杜口兩無正之篇
鄭為流疏後事既出居政不由已雖欲為規亦無
所及此篇彼意於義亦同以此知韋氏之言為得
其實若然自勞者羣臣為惡惡禍及已若前人已
死則非禍所及而遂所以責厲王之臣為武公自
警者以人之得失在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亦是朝廷之主論奇以敗無世不然冀望遠彼惡
人免其患禍雖文朝前朝實意在當代故誦習此
言以自肅警後包亦云蘇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成
行年九上有五論使世日誦是詩而不難
於其側其意亦取楚語為說與韋昭小異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傳 抑抑密也

隅廉也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
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

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

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為容貌如不肯

然。哲本又作詰亦作愬陟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

人之愚亦維斯戾。**傳** 職主戾罪也。云庶衆也衆人

性無知以愚為主言是其常也賢者而為愚畏懼於

罪也。**傳** 抑抑至斯戾。正義曰此時厲王所誘賢者

之廉隅矣言內有其德則外有威儀與德之為廉隅

也若外無威儀則內無德行是為愚人矣古之賢人

有言曰無道之世無有一哲人而不為愚者言當時

賢哲皆故毀威儀而佯為愚人也若衆庶凡人之為
此愚亦主由維有疾病故耳今哲人之為此愚亦維
乃畏懼於時之罪戾非性然也由王酷虐濫刑無罪

故賢哲之人皆伴為愚病言王虐之甚也。**○**至則愚。正義曰抑抑密釋訓文舍人曰威儀靜密也。鵬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廉隅。其註定本廉下者無隅字。其義是也。哲者智也。愚者癡也。上智下愚。不修之定分。而云靡哲不愚。故解之云。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論語說。雍武子之行為然也。**○**人畜不肖然。正義曰此以屋之對角喻人之外。角由內方而外。正故觀外而知內。故人能審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蘇曰其細則直是內有稜也。斯子曰如矢斯棘。毛以棘為稜。廉是外有稜也。宮室可入內而觀之人。則不可忖度而知之。故言古之賢者可以外占而知內。**○**皆釋詁文**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正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無競。競也。訓。多覺直也。**○**云競。彊也。人君為政

無疆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有大德

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行下孟反注同倡昌亮

反道徒報反本亦評謨定命遠猶辰告評大謨謀作導不致道同

猶道辰時也。云猶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

政于邦國都鄙也為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

之。評沈于反謨莫蒲反沈云本亦作敬慎威儀維

民之則。云則法也無競至之則。毛以為土言

用賢者使之慎儀言人君為國無疆手維其言宜

人有德四方之俗有不善者其可使此賢人教訓之

也又言施教之法當豫人計謀定其教命為長遠之

道而以時節告民施之王之朝廷又當敬慎其舉動
威儀維與下民之為法則也言王當如此不得棄賢
不用使民無所法也。鄭唯以猶為圖為異餘同。
無競至覺直。正義曰以得賢則濡而云無競故
知反其言也訓教誨之別名故為教也釋詁云格較
直也與覺字異音同。義。正義曰釋言文。
唯彼猶作錄耳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為時。
猶圖至施之。正義曰以命既是道故以猶為圖既
云謀定而別云時告則謀定時未告也太宰職曰正
月之占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法於象
魏使萬民觀治象秋且而飲之小宰職曰正歲帥治
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也禮言正歲者皆謂夏之正
月太宰言正月懸之小宰言正歲觀之則是再懸之
也故彼注云正月周之正月也吉謂朔日也太宰以
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懸於
象魏使萬民觀焉周禮六官其存者五惟春官無此
中傳餘皆有之唯所主異耳然春官主禮周公所制

永為定法更不改張故不須再懸上之致命不過六
典和之告之二時不同與謀定時告相合故以大謀
定命謂正月始布政教于邦國都鄙是也為天下遠
暨無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即正歲懸之象魏是也邦
國謂畿外諸侯都鄙謂畿內采邑 其枉于今與迷亂于政顛覆厥德
荒湛于酒 云于今謂今厲主也與猶尊尚也王尊
尚小人迷亂於政事者以傾敗其功德荒廢其政事
又湛樂於酒言愛小人之甚 川。縱若服反下覆謂覆
及下同樂音洛 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
克共明刑 經繼共執刑法也 云罔無也女君臣
雖好樂嗜酒而相從不當念繼女之後人將效女所

毛詩疏
卷之十四
及古爾

為無廣索先王之道與能執法度之人手切責之也

○共九勇反注同好呼報反嗜
市志反微戶教反索所自反

使四方順從此言今之不能也其枉於今之屬于不能

其功德荒廢其政事又耽樂於酒是愛小人之甚也

汝雖好耽樂嗜酒而相從縱令不慙於今時何故弗

念其繼汝之人不慮子孫將效之也汝何故無心欲

廣索先王之道及能執守明白法度之賢人而用之

乎責其不用賢者而與小人荒耽○興猶至之甚

○正義曰興謂舉而用之故為尊尚以覆為傾敗故

云傾敗其功德○傳紹繼至刑法○肆皇天弗尚如

正義曰皆釋詁文唯彼其作撰耳

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淪率也
○云肆故今也胥皆

也王為政如是故今皇天不高尚之所謂仍下災異

也王自絕於天如泉水之流稍就虛竭無自率引為

惡皆與之以亡戒羣臣不中行者將并誅之○淪夙

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洒灑章表也
○云章

文章法度也厲王之時不泄政事故戒羣臣掌事者

以此也○酒色解反注同又所寄反
掃素報反庭音廷灑色解反

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邊遠也
○云邊當作剔

剔治也蠻方蠻蠻之外也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

詩疏

卷之二十五

及古

肆皇至變方。毛以為上言王之耽亂此又乘而責
之言幽王耽亂如此故全皇天不高尚王之所為而
下此災異王將自絕於天如彼泉水之流稍稍以就
虛竭言今王漸漸將至滅亡也又告語羣臣以自警
戒王既為惡汝當行善無相牽率為惡若以滅亡既
不聽為惡即教之行善當侵早而起晚夜而寐洒掃
室庭之內勤行政事維與民之為表憲文章又戒將
帥之臣當脩治汝征伐之車馬及弓矢與戎兵之器
用以此戒備戎兵動作之處當征伐之又用此以驅
遠蠻方之來內侵者當逐令遠去使不得來侵。鄭
唯用此以治蠻方之外者不服為異餘同。○淪率
。正義曰釋言文。○肆故至誅之。正義曰肆故
今也皆皆也皆釋古文天道遠人道邇言皇天不高
尚王當有其狀故知謂仍下災異也天之為災所以
誥告王者冀其改悟若欲養成其惡則不復以災告
之今仍有災異是天未絕於王但王自絕於天如彼
泉水之流稍稍就於虛竭也泉之大者則流行無窮
小者有時而虛竭故以此王將至於滅亡王既有惡

而臣亦同之是相率為惡武公惜其亡而戒之故知
戒群臣不中行者恐將并誅之也及厲王之出虜召
共和是不與同惡則不誅。○洒灑章表。正義曰
洒掃者以水灑地而掃之故為灑謂酒水灑地也章
者在人之上為之表憲故云表也。○章文至此
。止義曰申傳為表之義以有文章法度故得為民
之表也戒之使為民之表章則是戒朝野大臣非戒
洒掃之人令掃地也直以厲王之時不恤政事王躬
不振戒之使勤于職事但職事在庭治之故假庭內
不掃以見職事不理耳故云戒群臣掌事者掌事謂
六卿也。○過遠。正義曰釋言文。○過當至服
者。正義曰以用戒戒作謂兵戎備之則用過蠻方
謂遠方不服則別治之故知過當作謂朝用治毛髮
故為治也周禮九服六服之內為中國七服以外為
夷狄而第六者大行人謂之要服職方氏謂之蠻服
大司馬謂之蠻蠻此經有二義用戒戒作為中國則
用朝蠻方為夷狄且蠻方與彼蠻蠻同故知蠻方是
蠻蠻之外也用兵是將帥之事故知戒將帥之臣以

治軍實也。掌主兵事。唯司馬耳。其出師也。則六卿皆為軍將。此戒將帥。總統將兵之人。不必獨戒司馬也。軍實者。即車馬弓矢。戎兵是也。弓矢。即戎兵。而又言戎兵。容戈盾矛。戟之類。軍之所用。皆是隱五年。左傳曰。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楚語曰。射不過。譚軍實。為首。謂兵器也。言汝當用備兵事之起。謂備之於國。隨其所須。中國起者。即州之也。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謂治夷鎮蕃。服人。行人既列。其服朝見之數。乃云九州之外。世見是。蠻貊。州外為九州之外也。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虞。質成也不成。非度也。六侯君也。此時萬民失職。亦不肯趨公事故。又戒鄉邑之大夫及邦國之君。平女萬民之事。慎女為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

之事。非度待洛反。慎爾出詒。敬爾威儀。無不柔嘉。下不億度同。

詒。詒善言也。

云言謂教令也。柔安嘉善也。

快反。

自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玷缺也。

云斯此也。玉之缺。尚可磨。鑿而平。入君政教一失。

誰能又覆之。玷。丁。董反。沈。丁。念反。說文作。訓。音。慮。同。復。音。豐。服。反。本。亦。作。覆。

君言汝等。常平治汝民人之政事。務汝為君之法。度用此。以戒備將來。不億度之事。謂非常。驚急。當預防之。既成。臣事畢。又復諫。下當謹慎。爾所出之教令。又當恭敬。爾在朝之威儀。使教令威儀。無不安審。美善言。使之皆安善也。又言。教令。尤須謹慎。白玉為圭。圭有缺。缺猶尚可更磨。鑿而平。若此。政教言語之有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為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特宜慎之。質成。至非度。正義曰。釋詁。文質。平成也。則質者。平治成就之義。故傳以為成。美以為平。其

意同也釋言云虞度也不度者非意所億度之事也
○**侯**君至之事。正義曰侯君釋詁文詩之所戒
隨失而言故知此時為民失職故令質爾民人也不
肯越公事故令謹爾侯度也舞邑之大夫謂六卿與
公邑亦可以舉六遂與采地也以所戒者廣故知亦
及邦國之君也平爾萬民之事即教令事也慎爾為
君之法度即威儀是也治民即是為君故文兼鄉邑
大夫亦稱君焉不億度而至之事謂非常竊盜君子
安不忘危故常豫戒。○言謂至嘉善。正義曰以
此言人君為政之事故知是教令之言此文雖承戒
鄉邑邦國之下而與下章無易由言相接以下皆是
言其事則此慎話敬威儀是使王身敬慎非戒臣之
辭柔安嘉善皆釋詁文。○**下**之至覆之。正義曰
政教一失誰能反覆謂已往者不可更反論語所謂
駟不及舌是也其言改過者謂改將來過耳此經中
上慎爾出話之事上文亦言威儀不重述者以言失
為重故特假勤之孝經
重述法言亦此類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

舌言不可逝矣

莫無捫持也

云由於逝往也女

無輕易於教令無曰苟且如是今人無持我舌者而
自輕恣也教令一往行於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

○易以豉反
注同捫音門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

子

○**子** 驩用也

云惠順也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

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德加於民民則以義報

之王又當施順道於諸侯下及庶民之子弟

○驩音中
与反徐

云鄉市又反售市又反一本作讎
此言則與毛同賈加罰反下同

子孫繩繩萬民靡

不承

云繩繩戒也王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教令天

下之民不承順之手言承順也。靡一。無易至不。本作是。承。毛以。
為出言為重又復戒之言王無得輕易於此言語之
教令無得言曰我出言苟且如是矣假有不善人無
執持我舌而不聽我言者實無人能執王之舌要王
奇且出言不可使之徒行天下往則不可復改故
特須慎之必須慎者王之所出無有一言而不為人
用善惡人皆承而用之無有惡德而下不報答之言
王有善德人必報王故王當施行順道於朋友謂諸
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民之子弟小子王皆須以順
道教之王若教以順道則民皆行之若王之子孫能
繩繩然敬戒而行王之教令則天下之眾民無有不
承順而奉行之言皆承順而奉行之勸王使慎教令
為下民之法施順道為子孫之基也。鄭唯以隣字
為異餘同。○捫持。正義曰字書以捫為摸摸索
其舌是手持之也。○由於至已之乎。正義曰由
於逝往皆釋詁文唯彼由作繇音義同釋詁云朕我
也自周以前朕為通言故臯陶曰朕言惠屈原曰朕

皇考是也秦恭皇既平六國制天子之法號為皇帝
自稱曰朕後代遂遵用之宣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
云天子自稱曰朕以漢法言之也言不可往明為往
不可故云教令一往行於天下其過誤不可得而改
也定本無天字又言過誤可得而已之乎定本是也
○離用。正義曰相對謂之離離者相與明言語
故以離為用。○教令至子弟。正義曰莫以用非
離之正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為離報物價釋詁云
離正也是匹敵相報以應對物價為之離其意言于
出教令民則從其以答至也武王謂諸侯云我
友邦豈君是朋友謂諸侯亦可以兼羣臣公卿也小
子弟稱之稱故為庶民子弟庶民猶令及之則以上
無不及矣。○羅羅。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
威。正義曰釋詁文。○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
○輯和也。云柔安遐遠也今視女諸侯及卿大
夫皆脇肩詔笑以和安女顏色是於正道不遠有罪

過乎言其近也。○續徐音集又士入反胎木又作勝香及反又虛劫反沈又於闔反諸勃

檢反趙岐注孟子云勝有疎體也諸笑強笑也近之附近之近。本無之字近則依字讀。相枉爾

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西北隅謂

之屋漏觀見也。○云相助顯明也諸侯卿大夫助祭

耗女宗廟之室尚無蕭敬之心不慙愧於屋漏有神

見人之爲也女無謂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女

矣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

隅而靡隱之處此祭之末也。○相息亮反注同雜俱位反屋如字武云鄭於

商反漏魯豆反觀古豆反與鳥報反西西南隅謂之神

之恪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格至也。云矧况射

厭也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知况可於祭末而有厭

倦乎。○度待洛反注度知。視爾至射思。正義曰

同矧由忍反射音亦。上勅王惠於朋友此言

于朋友不思我今視汝王之所友諸侯及卿大夫之

君子皆不忠正但角肩諂笑以和安爾王之顏色以

孝王愛無能一匡諫王者是於正道不遠其有罪過

言其近有罪過矣此臣非但諂佞於王又惰慢於事

其助祭於汝王宗廟之室尚無蕭敬之心不慙愧於

屋漏祭當盡敬尚無媿心其於諸事怠惰明矣即因

責此不媿之人女無得言曰此屋漏幽闇不明之處

無有於我云能見之者謂神不見遂爲此世以神之

明必見汝矣何則神之初來至思不可度而知思况

於祭之所末可得厭倦之思言若能知其去來則可

神去乃倦既不見來亦不知其去何得祭末疑去即

厭之也。今視至其近。正義曰此皆以王爲文

故爾友爲王之友爾類爲王之類也魯有諂笑口柔
之貌也孟子曰魯有諂笑病于夏畦趙岐云魯有諂
體也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若勞極甚於仲夏
之月治畦灌園之勤是其事也此正是罪過而言其
逆者爲文之勞耳。○西非謂之屋漏。正義曰釋
釋宮文觀見釋詁文。○西非相助至之末。正義曰釋
詁云相助虛也俱訓爲虛是爲助也又云顯光也是
顯得爲明也。○言女君子有過下句責其厭倦則非
下之身故知是諸侯及卿大夫助祭之時無肅敬之
心也責令勿道神不我見故知其意言神見汝矣天
官幕人職掌帷幕常法云幕以布帷帶以緇爲之
樂記云諸侯行而死于道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帷而
行皆先言帷幕而後言緇則帷在帷幕之內帷幕是
大帳則帷爲小帳也。○西非隱釋言文禮之有帷幕皆於
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也。○帷則室內亦有
之屋漏者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漏隱之處
正謂西非隅也言不嫌屋漏則屋漏之處有神居之
矣故言祭時於屋漏有事之節禮祭於與中既畢尸

去乃收設飯食西北隅扉隱之處此祭末之時事之
特牲禮尸設之後云佐食徹尸薦豆敦設于西北隅
凡在兩扉用筵納一尊佐食闔扉尸降注云扉隱也
不知神之所往或者遠人乎尸設而收飯爲幽闔扉
其饗之是其事也若然當闔扉則室中無人而云
在室不愧屏漏者此舉臣雖始非祭初卽俸當有事
屋漏之時乃始倦耳因當時屋漏有神而責其不愧
非謂助祭之人在屋漏之處言其室者正謂在宗廟
中耳。○西非義也。○西非按禮記曾子問云塲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
鄭注云祭成人始設奠於與是謂陰厭尸既設之後
收奠於西北隅是謂陽厭若宗子爲塲亦有陰厭若
庶子適塲宗子適塲唯有陽厭按特牲禮有陰厭
陽厭又此詩不嫌於屏漏則天子亦有陽厭以上下
言之諸侯亦同唯士大夫無陽厭故儀禮少牢祭未
不徹饌於西北隅鄭注云無陽厭者爲大夫當有賓
尸故也。○西非格至。正義曰釋詁文。○西非如况至倦
乎。正義曰如况釋言文射厭釋詁文凡言况者皆

以輕况重此經直言至於尸設謂神實去矣於此之時乃有惰慢故詩人之意言神來不知其來則尸去神未必去屋漏之處仍有祭事則神猶在矣祭初神實未來尚不敢慢况今祭未神或未去而可有厭倦乎以此故言矧可射思筵中其意故來至去止茲言之不然無止有來不須言去也

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女為善則民為善矣止至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

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

止於信僭差也
云辟法也止容止也當審法度女

之施德使之為民百所善所美又當善燠女之容止

不可過差於威儀女所行不僭不殘賊者少矣其不

為人所法
下表僭同鮮惠淺反少也
投我以桃報

之以李
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

也投爾鄰也
亦反
彼童而覺實虹小子
童羊之

無所省也而所自用也虹潰也
云童羊警皇后也

而所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此人實潰亂小子之政

禮天子未除喪猶小子
江反潰戶對反
碎爾至

毛以為王當法度故之所為施行之德則使民善之

使臣美之又當善慎汝心之所至使常止仁信不過

於汝之威儀令不差誠不殘賊至能如此少矣而不

為人所法則言多為人所法則人有投擲我以桃者

我必報之以李善往則善來無物不報至若以善道

施民民必以善事報王也王之所以不善者彼童羊

實無角而為有角自用妄為觸人以喻王后本實
無德而為有德自用橫于政事此人實潰亂我王小
子之政使為不善王何以不遠之乎。鄭唯止為容
止為異餘同。○**○**女為至階。正義曰傳解辟爾
為德所以能俾臧俾嘉之意由君為善則民善之辟
爾為德是為善也俾臧俾嘉是則民善也止者所
居之名故為至至是所至之處也為人君止於仁至
止於信皆大學文也彼既為此言乃引此詩以證之
故傳依用焉其說君子唯當言止於仁耳因彼成文
而盡引之譌誤人者是差或之事故云借差箋言不
信義亦同也。○**○**止容止。正義曰以經言淑慎爾
止不德儀即是慎其容止得威儀不過耳故易傳
以止為容止。○**○**此言至其報。正義曰以經之文
是為善來則善往而箋反之者遂便而言耳。○**○**童
羊至如潰。正義曰言童知是羊者童者未冠之名
猶畜之無角其文即云而角明此物之類有有角者
有無角者畜之如此者唯羊耳言童而角是無角而
為有角自用也如潰擇言文。○**○**童羊至小子。正

義曰上文說政事此言而角以潰小子小子是王之
稱此人特能潰之則是專恣之人能亂朝政者也人
臣則不堪如此此唯王后乃能然故知童羊譬王后
也言而所別是用角矣用角觸觸則於物有所害故
以於政事有所害此人實亂小子之政也定本集
注於政事有所害於字皆作喻與其理是也禮天子
未除喪稱小子下曲禮文引之以語稱王為小子之
意在喪之稱小子以其未理政事為無知之辭下言
亦率統毫則厲王非復在喪但欲見王之無知故假
有喪之稱以各之民勞云或雖小子者言王意以小
子自遇非臣之稱
德之基
君故箋不引補記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温温恭人維
緡被也温温寬柔也
云柔忍之木荏染

然人則被之絃以為弓窳柔之人温温然則能為德
之基止言內有其性乃可以有為德也
在而甚反
染而漸反在

染柔意縉亡巾反恭音共本亦作共
被皮寄反下同慈音刃本亦作刃 其維哲人告之

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言古之善言也 云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智之

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

二者竟不同 語戶決反說文作語云語故言 在

至有心。正義曰上既教王行德此言王不可教有

在然則有強而或可以為德之基我乃教訓之以學則有

柔之人是維可以為德之基我乃教訓之以學則有

能而成德可以為法矣但人性不同有可教以否若

其維賢哲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其道德之行而行

之若其維愚蔽之人告之以善言則反謂我言不信

而拒之是為民之賢愚各自有其本心言王無本性

不評教也。縉破至意柔。正義曰縉言云縉倫

也縉則縉之別各言縉之絲正謂以絲為縉彼之於

未故云縉破不訓縉為被釋訓云溫溫柔也故為寬

柔。縉柔慈至為德。正義曰以在染猶溫溫柔木

猶柔人則言縉之絲與維德之基互相足維德之基

猶維子之絲言縉之絲猶言訓之以學二者資於本

之事匪而命之言提其耳 云賊善也於手傷王不

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搗擊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

非但對面與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教道之熟不可

落覺。於手上音鳥下音呼凡此二字相連皆放此
反複也 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借假也 云假令人

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已抱子長大矣不幼小也

○借子夜反注及下同知如字沈音智下民之靡盈

夙知亦同令力呈反少時照反長丁丈反

誰夙知而莫成莫晚也云萬民之意皆持不滿

於王誰早有所知而晚成與王言之無成本無知

故也莫音暮本亦於乎至莫成。正義曰此又

屬王其心未能識知於善否我非但以手搗擊之我

乃謂示以其事之是非庶其觀之而悟也我又非但

對而命語之我之親提撕其耳庶其志而不忘言已

教導之熟而不可憚悟假令有人言曰王尚幼少未

有所知亦既抱子矣已為人父非復又少也今萬民

之意皆持無滿於王謂才智褊小不能滿足其意望

王更益才智晚有所成故解其意誰復早有所知而

晚成者也明早知則早成晚知則晚成今王晚亦無

知是終無所成也。萬民至知故。正義曰下為

天下之主德度當滿民心今王無所知則民意不滿

故言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嫌王才度之淺近也

上言借曰未知冀其長大有識此言人意不滿亦望

在後更益是冀王有晚成之意即

又解之誰早有知知而晚有成乎

昊天孔昭我生靡

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

夢夢亂也慘慘憂不樂也

云孔甚昭明也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

視王之意夢夢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懣其自恣不

用忠臣。樂音洛注同夢莫空反沈莫登

○正義曰夢夢亂也釋訓文孫矣曰夢夢昏昏之亂

也然則夢夢者言王政昏亂之意也釋訓又云慘慘

之貌故為憂不樂也。孔甚至忠臣。正義曰孔

甚釋言文釋詁云昭光也故為明言昊天明察者以其明察庶知已情故以我生訴之也上言其不可教誨下言誨而不入故知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為用訴其自恣不用忠臣

教覆用為虐云我教告王口語

諄諄然主聽聆之藐藐然忽略不用我所言為政令

反謂之有妨害於事不受忠言諄字又作詭之純及又之聞反說文堉

藐藐然不入也正義曰藐藐者王不聽受之貌是謙者之言不入王心故言其不入也釋訓云藐藐聞也舍人曰憂聞也謂王不受之言者憂聞也

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耄耄也。耄莫。報反。正義曰曲

禮云八十九十曰耄是耄為老也箋傳皆不解聿之義爾雅之訓聿曰述也亦為自也縣箋以聿為自以

此宜從自借曰未知者與更有長遺詩人解其意言王亦將從此而皆耄矣無有所知昭元年左傳曰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是耄則無智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

庶無大侮云舊久也止辭也庶幸侮慢也天方艱

難曰喪厥國云天以王為惡如是故出艱難之事

謂下災異生兵寇將以滅浪反韓詩作聿喪

取

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通其德俾民大棘云今我為

王取譬喻不及遠也維近耳王當如昊天之德有常

不差忒也王反為無常維邪其行為貪暴使民之財

匱盡而大用急忒他得反匱手構反邪似

至大

反行下孟反匱求位反

於手

至大

於手

至大

棘。正義曰：自上以未諫王之情已極於此，自言諫意以結之於乎，可歎傷者，小子無知之我王，告汝以久故往，昔之道止言已所陳，皆先世舊章也。汝若聽用我之計謀，幸望無大罪責，而恨者王何故不用之乎？天以至為惡之故，方下報難之事於王，謂使之有災異，生其寤，其意言曰：當欲喪滅其國，我憂王將滅，故為王謀而取譬，不為深遠而難知，唯淺近耳。王之為政，意如是，天之德寒暑有常，不為差忒，王何以不效？吳人有常，反為無常，而邪僻其德，貪暴稅歛，而使下民資財皆盡，其困急，我以從故，而諫王也。○天以至滅亡。○正義曰：以言曰：喪厥國，是稱天之意，故知艱難為下災異，生其寤也。此曰：為辭，故韓詩作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一

